# 灵媒之路灵界的译者

## 从学生灵媒到棒球女主审的通灵之路




作者：索非亚

出版社：三采

出版日期：2009 年 09 月 09 日

## 内容简介

鬼话连篇的真实人生，灵界的译者为你解答
从学生灵媒到棒球女主审的通灵之路
学生灵媒亲授避鬼 10 招！
鬼月真的鬼比较多？拜拜一定要烧纸钱？
风水、改运真的有用？真的有婴灵存在吗？

不论男问事业、女问感情，当彷徨无措时，总想向未知的力量寻求解答，对神鬼之事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究竟灵界是什么样子？真的有神鬼存在？人与鬼能和平共存吗？
我们该如何看这个见得到的世界与见不到的世界？

## 「我天生就是当翻译的料！」

含着奶嘴时就已经在听神问鬼，六岁就会报明牌、十五岁开道场成为学生灵媒，帮人问事看风水、为亡者传达遗愿；十九岁更巧遇懂中医的灵医保生大帝，开始帮 人问诊看病，自此香火鼎盛，将事业推向高峰，却在二十多岁毅然退出灵媒这个行业。她虽「带天命」而从小接触灵媒工作，却从没正式学过法术符咒，反而热爱棒 球、空手道和音乐，凭着乐观搞笑的天性，即使从小面对光怪陆离的灵媒生涯也不致偏失。

大学念社工系、现正攻读政大宗教研究所与体大体育研究所。并凭着过人毅力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全国赛主审及国际棒球裁判，同时也是棒协翻译，卓越的翻译能 力，连纽约洋基队、澳洲国家代表队等国外球队都十分赏识。二十七岁时又因缘际会让她成为穆斯林，曲折离奇的人生际遇令人忍不住惊呼：「不可思议！」

一般大众对灵媒与神鬼之事的了解多来自于「听说.....」，所充斥的观念混合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各种名称混用、观念似是而非，让作者从小见多各种 以讹传讹所造成的乱象。现在，请一起「听说」一位学生灵媒的亲身经历，以她的「亲眼所见」解开世人对神鬼之事的各种疑问。

**作者简介**

**索非亚（本名 刘柏君）**

为亡者传达遗言的送行者　发愿救治天下人的灵医团

一岁通灵

六岁报名牌

十五岁开道场

十八岁巧遇灵医

二十岁得到指示「27」

二十六岁退出灵媒工作

二十七岁信奉伊斯兰教

二十八岁成为棒球首位女性主审

二十九岁纽约洋基队的棒球随团翻译

三十岁正攻读政大宗教研究所、体大体育研究所

基本数据

1979 年生于台北市

学历

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毕业

现职

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硕士班、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硕士班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裁判员（台湾首位全国赛女性主审、国际女裁判）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翻译（中华队、世界杯澳洲国家队、纽约洋基队等）

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

部落格：tw.myblog.yahoo.com/animus_2

小传：

自幼被家人发现有阴阳眼，常被邻居找去看房子、办丧事（交代往生者的遗言和对丧礼是否满意），课余时间为邻居收惊、祭改，口耳相传后有固定的看诊时间，十五岁时与亲戚一起开设道场，正式从事灵媒工作。

服务的内容多半为祭改、问事，主要仍为处理丧事、为亡者传达遗言，之后因结识懂中医的保生大帝灵医团，开始帮人看病，香火鼎盛。2001 年后慢慢淡出道场，直到 2005 年决定离开这个行业。

除了担任灵媒外，从小热爱棒球，因此投入棒球裁判训练，目前为台湾首位全国赛中执法的女性主审，也受邀赴香港、澳洲执法，为台湾第一位女性国际棒球裁 判，2009 年获得美国洋基队与厂商 All Star 通德公司的赞助，除护具、比赛经费外，预计于 2010 年 1 月赴美参加职业裁判训练。

**名人推荐**

**体育界、学术界、艺文界联名真情推荐：**

丁敏（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果镜法师（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博士）

孙建忠（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陈圭如（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

陈前芳（通德兴业董事长）

黄河（知名小说作家）

黄智勇（2009 世运空手道中华代表队总教练）

杨蓓（国立台北大学副教授、心理工作者）

蔡怡佳（天主教辅仁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

刘仁和（作者父亲）

Jon Deeble（澳洲国家总教练暨红袜队球探）

Mark Gooding（澳洲维多利亚省裁判长暨国际棒球总会国际裁判）

索非亚以灵媒的过来人身分，阐释来自灵界的讯息 ，传达善恶因果的观念 ，以飨读者。

~ 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博士　果镜法师

真诚的自我揭露，灵异之余，感受到索非亚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

~ 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孙建忠

朴拙的文字娓娓道来，读此书如同听索非亚讲故事般真实。她不滥用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更希望藉其亲身经历破除迷信，希望大家努力认真地活着。

~ 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　陈圭如

索非亚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人之一，她是澳洲棒球队的特别朋友，我们国家队队员实在无法用言语描述她，她与我们共事时，对我们球队而言不仅是翻译，更是 照顾者和母亲。每当有需要时，她总扮演好所有角色，并获得我们球员与教练们最高的敬意。她是中华民国极佳的外交大使，更是位宽宏大量的特别之人。

~ 澳洲国家总教练暨红袜队球探　Jon Deeble

目录

第一篇 鬼话连篇的灵媒路——真实的人生与真实的鬼故事
前言
第一章 不一样的童年
天生就是看得见「它们」啊！
全家人双腿发软的黄昏
会报明牌的灵童
亲爱的外婆
又要我报明牌，又不准我说有鬼？
寻求保护的力量

第二章 成为灵媒
第一位病患和第一间道场
丧事头七赶着为往生者传达遗言
出文（降真）
灵媒做中学
灵媒生涯新高峰——灵医李保延

第三章 灵医李保延大哥
灵医出手，道场香火鼎盛
合作无间
铁齿的姊夫也吓到深信不疑

第四章 光怪陆离的灵媒生活
到底是疯子还是鬼附身
灵媒也是会害怕的
为什么要怕鬼？
到底在拜什么？
因信徒而起的喜与悲

第五章　灵媒自己的看法
为亲人做的最后一件事
慎终追远与婴灵
算命与风水
因果与报应

第六章　必然的冲突
道场的经营

一间道场、两位灵媒
外面比较好玩

第七章　战争开打
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案例
总是学不到教训
到底人与鬼谁比较可怕？
公义在哪里？
I am nothing

第八章　挣扎与拉扯
二十七的启示
二十七岁之前要做什么
生命有很多可能
永保赤子心
后来的道场

第九章 迈向新生活
享受此时此刻
不确定方向但一路都很努力
生活适应大不易
成为穆斯林
棒球裁判与翻译

第十章 灵媒与其社会意义
眼见不一定为凭
灵魂与死后世界
灵媒的产生与社会现象
灵视是一种技术

第十一章 后记
灵媒的生活困扰
灵媒生活中的便利
跟人说完、跟鬼说
关于最后

第二篇 鬼才知道的问答题——原来如此，别再道听涂说了！
Q1：鬼月是不是鬼很多？

Q2：祭祖烧纸钱，真的是烧给自己的祖先？
Q3：日常生活要如何防小鬼？
Q4：什么是「魔神仔」？真的是小孩的克星？
Q5：路边的红包捡不捡？
Q6：改运真的有用吗？
Q7：精神疾病与鬼附身有什么差别？
Q8：外国有没有鬼？
Q9：一般外宿住饭店时，都要先敲房门才能进去、边间的房间容易有不干净的东西，这些传言是真的吗？
Q10：遇到「发炉」怎么办？
Q11：遇到鬼压床时怎么办？
Q12：民间对去医院探病、参加丧事法会多有忌讳，该怎么办？
Q13：通常在搬家时，要看时辰、拜土地公、地基主等诸多规矩，是否有其必要？另，真的有土地公等神明存在吗？
Q14：鬼都长什么样子？都穿白衣吗？真的没有脚吗？厉鬼真的都是穿红衣向人复仇吗？
Q15：灵媒都是怎么跟灵沟通的？

**作者后记**

**序**

**推荐序**

致女儿——在丛林中创造自我成长空间/作者父亲　刘仁和

当接到出版社来函邀我为妳的新书写推荐序时，妳正随中华小将赴美参加世界少棒锦标赛，当下感到十分惶恐，从未接到如此重大任务，因此，昨晚在脑海中，不 断浮现出妳的成长过程：「松高乐队——国父纪念馆」、「马来西亚」、「伊斯兰」、「空手道黑带」、「棒协女主审」、「台北大学」、「社工」、「善牧基金 会」、「馥记地产」、「澳洲旅游」、「研究所」、「德国游学」.....试图把上列「功绩」串连起来，结果不知不觉回想完已深夜十一点多。记得妳在国中 时，曾经要我在纪念册上写字，我毫不犹豫就写下：「妳的成就（功），就是我的骄傲。」很高兴妳做到了，而且还不断上进及创新。感谢安拉！

在出版的稿件中，了解妳自童年起，我因为职业的关系，长年在外工作，几乎无法常陪在妳身旁，只有在妳读高中的三年中，每天早晚接送妳上下学，是我俩相处 最密切的时段。在高中时期，我常要妳参加校外补习，但是妳一直说没必要；毕业报考大学联招，我要妳多填一些学校，例如商业科系，后来才知道妳只填到国立大 学，并排除北市以外的国立大学；在台北大学就学期间，假日妳常邀约住校同学到家里用餐，因为妳看到住校同学，为了上学还要打工，三餐在外随便吃。

这些行为都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妳有如此胸襟，乐于助人，关怀弱势。每逢年节，妳带领同学到市场卖花，以帮同学赚取学费。记得有一次在士林夜市与地头蛇因收取摊位规费而争论，事后妳才了解，原来社会中还有这些规矩存在。

十分庆幸在妳成长过程，有一些爱护妳的长辈、朋友，还有妳坚强的信念，因此在妳出书之时，勉励妳「在丛林中创造自我成长空间」。更希望全家人，在安拉引导之下平平安安度过。感谢安拉！

# 通灵者的「视见」

辅仁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　蔡怡佳

几年前我在美国念宗教研究，博士班资格考结束，坐飞机回台湾收集论文资料的途中，看到 The Sixth Sense（中译《灵异第六感》）这部电影。刚睡醒的我错过电影的开头，穿越座位前排重重人头所看到的屏幕上正搬演着布鲁斯威利所饰演的心理医生与小男孩 之间一场场的对手戏。我一向不敢看「鬼片」，但却逐渐为片中压抑、诡谲而又哀伤的气氛吸引。片中的小男孩为自己能够「看见」的景象（也就是「见鬼」）所 苦，而心理医师如同一般人，看不见小男孩能够看见的世界，面临着要如何看待小男孩之「视见」（seeing the invisible）的问题。另一方面，心理医师也正经历着个人的婚姻危机（becoming invisible）：妻子的冷淡与彷佛出轨的行径，深深困扰着他。小男孩为冤死鬼魂所纠缠的恐惧，在心理医师的接纳与陪伴之下，逐渐化解。就在小男孩终 于接受自己拥有阴阳眼的事实，并学习与鬼魂共处之时，心理医师也发现了一个关于自身的惊人秘密，原来自己早已被一位与小男孩承受同样困扰的青少年案主枪杀 身亡，成为众鬼魂之一。发生在心理医生与小男孩之间的治疗过程，其实是人鬼之间的一场交会。心理医师对于小男孩所承受之痛苦的牵挂与陪伴，到后来成为理解 自身之谜的锁钥。换言之，一开始被治疗者的「视见」是治疗的原因与对象，而到头来被治疗者以其「视见」回报治疗者，使治疗者看见自己原来看不见的事实。小 男孩的「视见」是一种为人所拒斥，但终究得学习与之共处的感官能力；这个能力指出世界的多重性，也同时颠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理解。治疗者的「视见」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借着小男孩的视见而揭露原先未见的自身处境。心理医师没有以科学心理学的训练来否认小男孩的「视见」（这正是他被前一位同样为「视见」所扰 之案主枪杀的原因），反而帮助他以「涉入」另一重世界的方式来面对心中的恐惧，例如以理解与沟通化解冤魂原来令人惧怖的面貌，或是传译冤魂未了的愿望。而 心理医师自身未了的愿望（帮助受此种「视见」困扰的案主）也在片尾小男孩对自身「视见」的接纳中奇异地完成。

在台湾，像片中小男孩一般拥有通灵能力的并不乏其人。回到台湾收集论文资料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索非亚。她从小就有非常「视见」的能力，但在几次为成人所 质疑的经验中，才知道自己所见的并非人人皆能见。像小男孩一样，索非亚将这个不能透露的秘密藏在心中，在困惑中成长。虽然索非亚没有遇见一位可以帮助她的 心理医生，但民间宗教对于鬼神的认识为她从小懵懂的经验找到一个自我理解的意义架构，索非亚也从而认识到这种能力是可以经由训练而成为助人的工具，于是开 始运用其能力在宫坛为人服务。原来令人迷惑不安的知觉能力成为替人解决难题的工具，这是索非亚的经验与片中小男孩重迭的部分。然而，经过多年的服务，虽然 索非亚对特殊能力的运用日渐娴熟，却也因为宫坛文化以及其他人事纠葛而开始质疑这种服务的意义。在我们聊到《灵异第六感》这部电影时，索非亚说，故事如果 延续下去，可能就不是 happy ending 了：有特殊的知觉能力得以帮助他人固然是好事，但这种能力也会将通灵人带入重重的

人世纠葛当中；最终，小男孩将会发现，他要克服的并不是特殊 的「视见」所揭露的世界，而是可见世界中人们的欲望。索非亚离开宫坛的决定意味着几年前安置于宫坛之中的助人实践与自我理解必须重整，原本浑沌的特殊知觉 经验也必须另觅其他的理解架构以获得安置。

索非亚以「译者」作为通灵者的比喻，我觉得很贴切。不过，我以为通灵者也是一位「诠释者」：从特殊的感知到理解再到传译的过程，从来就不是线性的过程； 感应不是一个「看见」或「听见」，再如「实」说出的过程，这其中牵涉的是身体经验与诠释系统的辩证历程，也有文化与个人欲望的层层纠葛。索非亚的故事是一 位「通灵者」在其存在处境与文化处境中，不断为其通灵经验赋予意义的故事。但《灵界的译者》又不只是她的故事，也是文化的故事，是置身于此文化之中的「我 们」的故事。读者在本书可以看到很多以 realistic 的手法「描述」灵界的生动叙述（就像我当初访问索非亚时，也曾经问过这种「妳看到的鬼到底长什么 样？」的十足 realistic 的问题），也可以读到颠覆人们对灵界之想象的「真实告白」（就像索非亚在宗教研究所的同学所说的，妳这本看起来很「迷信」 的书原来是要告诉人家不要迷信！）。看见也罢，看不见也罢，信也罢，迷也罢，读着索非亚的故事，而看见了「我们」，是这本书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读者在书 架上发现这本书时，可能会为作者具「通灵」能力的奇特经历所吸引；从认识索非亚至今，我却觉得那在我们眼中平凡无奇的部分也一样被她活得十分精彩。索非亚 是我论文的「报导人」，也是我的朋友，我还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带着我那热爱棒球的孩子去找她，听她说另一个，关于她如何成为棒球裁判的故事。

## 觉醒的勇气

**政大中文系教授　丁敏**

本书作者天生具有可以看得见、听得到鬼界讯息的灵媒特质，这使她经历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成长历程。童年时期分不清鬼界与人界的阴阳区隔，但稚嫩灵敏的心 灵，非但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与照抚，反而在懵懂青涩的少年十五、二十时，就被簇拥登上「灵媒」舞台，担任为成人世界指点迷津的灵界代言人角色，读此书时， 心中浮起的感受首先是心疼与不忍，更感到成人世界的某种荒谬与突梯滑稽。

苏轼有诗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枝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此书是作者脱离灵媒生涯，回首审视灵媒岁月，身处神鬼如柳絮纷飞的 迷障世界中，载沉载浮的种种前尘往事；并细说其如何因着大学教育的洗礼启沃、良师益友的扶持引导，渐渐澡雪精神而穿越迷障，看得清明。最终在皈依伊斯兰教 中找到平安：在个人的努力与贵人的提携，担任棒球比赛的主审职位，并得到棒球护具制造大商允诺长期的资助。这一切作者虽是用轻松诙谐的笔调来叙述，让人读 之时时莞尔一笑，但却能体会其中的辛酸苦痛；更能感受到作者从小到大，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都能保有真诚的赤子之心，这应是作者得以认清真相，遇诸善 缘，破茧而出的自信光明吧！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逐步拉开灵媒生活世界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鬼道众生虽有鬼通，但法力有限，且是比人间更辛酸彷徨的世界，鬼界众生常为了觅食与栖居问 题而惶惶奔走；而诸鬼聚集在宫庙，回答信众的各种疑难困事，无非就是为了有吃有住；能力不高预言不准的鬼，牌位就会被拆除丢掉，赶出去当流浪鬼。此外，宫 庙中人鬼结党交通，所上演的派系斗争，其中充满正邪黑白的对抗冲突，主其事者听信谗言，黑风炙烈争权夺利，瞒天背理妖言蛊众；白派道消，甚至波及其派鬼众 亦被歼灭殆尽。这些鬼影幢幢令人匪夷所思的剧目，其背后所突显的真正意涵应是：若不自净其心，能够通神通鬼，徒然只是陷入人鬼加倍纠葛的贪瞋痴中，卷入更 巨大缠缚的业力网脉，这样的「通」，无论是鬼通人或人通鬼，对于生命有何意义呢？且就佛法的角度来看，鬼界不是救渡众生的灵界，反而是需要被救超渡的界 域：然而芸芸众生总是不问自心、问鬼神，把生命的自主权交给鬼神；这也是作者觉醒之后，勇敢地写出灵媒生涯的鉴照之歌吧！

如今作者不但看到了窗外的蓝天，也找到了自己的天空，在和着泪光与微笑中读完此书，祝福作者的心灯，能点亮仍沉陷在神鬼世界暗昧的心灵。

乐观进取的灵界翻译者

**2009 世运空手道中华代表队总教练　黄智勇**

看到如此不一样的人生际遇，真是大开眼界，阴间与阳界，我们无法想象具有通灵能力的人，来为我们诉说她所碰到的「鬼」故事，一位有这种不可思议经历的女 孩，也算是个传奇了。台湾民间信仰大部分是所谓的道教，因此大多数人尚沿袭传统信仰，供奉祖先神明、到庙里拜拜、烧纸钱并相信算命、风水、道士、法师、乩 童等，乩童也是灵媒，也就是作者所谓的灵界翻译者。人们只要遇到挫折、事业爱情不顺或生病等，就会到庙或神坛去求神拜拜，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很多的变 数，很多的不安全感，从古至今都一样，每个人都希望知道自己的命、运气、财运、婚姻、事业等，因此就会去庙里烧香求神问卜或问算命师及乩童灵媒。

索非亚与生俱来的阴阳眼，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二度空间，由其风趣坦承的文笔也的确让我们见识到未知的灵界、鬼的神秘面；台湾的社会到处有神坛、藏在其中 不乏一些恶质的神棍，骗财、骗色的新闻时有所闻，看完她对灵界的经历一定会有所醒悟，不要再沉迷相信这些灵媒乩童会为你改运及趋吉避凶甚或财迷心窍地去求 明牌。烧纸钱也是我们民间一项很特别的习俗，即使已经进入廿一世纪的文明社会，到现在还是充斥这种习俗，作者以自己的所见告诉读者，也希望这些错误的观念 能去除；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同一时空的鬼常向我们要供品、纸钱或超度，这实在是有够离谱，也是人们自己内心的作祟不安，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为什么 心里会不安？为什么需要去跟鬼打交道？因为说谎、做亏心事，台湾有句俗语「人在做，天在看」，只要行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

索非亚可爱的一面就是心直口快地把自己成长过程所遭遇到的种种，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读者，也希望自己体悟出来的正确观念，可以给予迷信寻找人生未知答案的人，一个借镜及一个方向。

索非亚是位很特别、很异于常人的女孩，聪明又敢于尝试，现实生活感情丰富有颗爱人如己的心，多才多艺，生活周遭充满别人所无法想象的神秘，处于和常人不一 样的生活环境，她有自己的生活态度，面对生活的逆境一样勇往直前，人生的转折更是多采多姿，在人生低潮时能有机会和佛教大师邂逅，也很奇妙地成为穆斯林， 对于自己生活的追求更是不贫乏，喜欢音乐、二胡、平剧，运动则有对棒球的热爱与执着，一位小女生能在棒球场上执法当主审，这是台湾传奇，也是她个人努力奋 斗的成果。

令人大开眼界的传记

**知名小说作家　黄河**

读完《灵界的译者》，我不得不深深地发出心中的两大感慨：

一、在所有我了解的人物之中，管他是亲身碰到或耳朵听到，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比本书作者——索非亚——更为「精采」。

二、在所有我阅读过的书籍之中，管他是小说或传记，没有一本书比《灵界的译者》更令我「大开眼界」。

的确是「精采」，并且「大开眼界」。

不必羡慕，「精采」不见得是好事，许多时候根本是血泪的经验，读起来令人不免鼻酸。

至于「大开眼界」，我只能说，假如我不知道谁是索非亚，对《灵界的译者》评价，恐怕我会用本书第一标题的前四个字——鬼话连篇——来形容。

谁是索非亚？

曾经是国立大学社工系的学生、读过宗教研究所、精通数国语言、担任国际棒球队与中华队的翻译，以及，前往美国接受裁判学校的专业训练，短期内会成为国内第一位专业的「女性」棒球裁判——如此出身，竟然依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了本自传式的《灵界的译者》！

什么是灵界的译者？

简单地说，就是她能够看见鬼神，也能够和鬼神沟通。

我相信吗？

我相信世间有神；而我也相信，不管是上帝、安拉、释迦牟尼、玉皇大帝.....或任何神祇，只是人们赋予祂的名字不同。

这世间只有唯一的神，祂就是掌控大自然的那个神奇的力量。

再简单地讲，大自然的力量就是神。

越是了解宇宙，越是发现人类的渺小，也越感觉世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主宰着万事万物。

这个巨大的力量，就是神。

我更相信，这个神是一个伟大、无私、至高无上又唯一的真神，祂从不在乎子民们念不念经、进不进教堂、膜不膜拜、捐不捐钱。

会在乎这些事情的，全是人。

因为人是虚荣的、贪婪的、自私的.....他们必须假借神的名义达成自己的私欲。

不要拿人的心态去揣测神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我心中的那个伟大的神，既然创造了我们，又放我们到这个世界，无非是希望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凡事都不必问鬼神，人生一样幸福快乐。

**因天赋对人间更多关怀**

**国立台北大学教授、心理工作者　杨蓓**

有一天，大四的索非亚走进我的研究室，说了她的天赋和她的故事，那是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惊奇之余，我喟然长叹：「真不知道这么些年妳过得如此辛苦！」语音初叹，只见她泪如雨下。那是第一次知道这位积极、开朗的学生有如此不寻常的际遇，心中感慨、疼惜。

有一次，我们师生两人在车上聊起家常事，我告诉她：「作妳的父母真不容易，因为不知道如何对待妳才是对的、好的。」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日之后告诉我：「父母养我真不容易，现在早餐吃巧克力也不会抱怨了。」她就是这么自省而又贴心的一个人。

又有一次，她告诉我：「老师，我要站主审裁判了。」我说要去给裁判加油，到了现场，来了一大票亲友团，只见她指挥若定，中间休息时，她既腼腆又暗自得意，一方面忸怩称谢，另一方面又猛拍照，看在眼里，直觉得她活脱脱地像个十七、八岁的纯真孩子。

当她的生命故事在网络上流传时，她把这些文章打印出来给我看，透过文字，故事更细腻、更惨烈，让我想起当年她曾告诉我：「人的世界比鬼还可怕。」我相 信，就因为这些领悟，她对人的世界总是多一份理解和热情，希望人的社会可以日益向上，所以她会为偏远地区小孩募球鞋，也会为受病痛所苦的长辈排忧解劳，听 到朋友同学心情不好，她会尽力驰援，她的天赋给予她对人间更多的关怀。

如今，她的生命故事要和更多的人分享，一方面开心她愿意做这样有意义的贡献，因为「生」与「死」两个世界一直让活着的人好奇，好奇之余容易缺乏尊重，而 失去分寸，但愿她的故事能为冥阳两界带来和敬；另一方面也期望她的故事给人们带来对生命的省思，于是更能拿捏与观照：我是谁？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 作者后记

## 我们都学着走出自己生命的道路

过去的十五年发生很多事，来得太急太多，时常会回想：「是不是现在才发生，就能处理得更好？」而不是压在只有十来岁的我身上？可惜过往已无法挽回，许多 的假设堆积成情绪：生气、愤怒、悲伤、后悔、无助、害怕与罪恶感，让我如同溺水之人，拚命想抓个浮木，只求浮出水面吸口生存的空气。于是我寻求许多方法， 让自己好过一些。

过去为了助人而当灵媒，为了当一名更好、更专业的助人者，我选择就读社会工作系，四年间所接受的教导，让我在成为助人者前先帮助了自己，我将教授们教导 的知识运用在自己身上，把自己当成案主，毕竟这些过往的经验很难找到过来人为我开导，此后我开始书写过去的经验，把所有过去发生、现在发生的外在事件与内 在心情统统化为文字。

一开始的文字同样充满情绪，愤怒和指责跃满纸上，可当我第二次回想起同样的事情，笔触却转为忧伤，尔后发现原来同样的事情，却因为心境转变可以有不同的 解读，所以我爱上书写，书写让我找到心里那块平静的乐土，书写也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书写、时间和信仰让我终于接纳了自己的过去。非常感谢台北大学社会工 作系的教授们，他们不是知识上的教书匠，而是我生命的导师，将我带出生命中的泥沼，就算毕业将近十年，也仍受到教授们的照顾，台北大学社会工作系应是我头 七时也会回去看看的地方。

书写也有意料之外的附加价值，有时见朋友发生困扰想求助灵媒，或者只是单纯闲聊时谈起，朋友总是很喜欢我的分享，可是同样的问题被问多了也是会腻的，因 此干脆化为文字，请朋友先看完后再发问，甚至被询问的问题频率较高者也将回答一并写出来，结集起来便成为本书的初稿，在朋友间流传，但是公开发表又是后话 了。

我很清楚此书一出势必发生影响，毕竟当中有些观点非国人一时能接受，公开神坛道场的经营与灵媒的心路历程，也势必会带来许多攻击，只是当我扪心自问，若 死后 真主问我：「我让妳在人间经历这么多事情，妳到底为他人做了什么？」我想 真主安拉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必有其安排，而与人分享若能有帮助，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感谢朋友陈重光先生为我推荐三采文化，也感谢三采文化的厚爱，让本书得以出版，自幼爱阅读的我竟也能让拙作放在书架上，真是奇妙的滋味！之前有与其他出 版社接触，无奈出版的目标大不相同，怪力乱神是我深恶痛绝岂可助纣为虐？因此最终能遇到三采文化真是幸运，由衷感谢三采文化，感谢他们对我的尊重与厚待， 这些优待我不视为理所当然。

毕业后的工作也在师长照顾下而很顺遂，除了大学教授之外，也很感谢圣严教育基金会施建昌董事长、黄楚琪先生与杨蓓老师，在他们照顾下让我得以兼顾两个硕 士学业与棒球裁判和翻译的角色，那不像是工作，而是扶持一个年轻人开创生涯；棒球裁判之路一开始不算顺遂，但也不乏贵人相助，廖文靖裁判长、

洪夙明老师、 钟孟文、Mark Gooding、Jon Deeble、澳洲国家队教练与球员以及纽约洋基队教练们的指导与鼓励，还有通德兴业陈前芳董事长如同父亲般的照顾与培养，我的好运似乎多到觉得奢侈，他 们丰富我的生命，也因他们让我相信灵媒不是不归路。

人最难改变的莫过于心性，而空手道让我获益匪浅，这都得感谢遇到了好教练——黄智勇教练与简碧玉师母，他们如严父慈母一般教导我与两位宝贝外甥，学习空 手道的历程让我学会控制情绪，学着与自己的身体在一起，所以我得到的不是腰间上的黑带，而是心理变化的经历，并面对自己的限制且试着勇敢去突破，这对我的 棒球裁判与日常生活处处都有正面的影响，对于走出自己的生命，待我如家人的教练与师母是重要且亲爱的贵人长辈。

当然，我非常感谢最亲爱的家人，感谢我的父母从小的呵护与照顾，即使我与一般孩子有异，也以一般孩子的态度把我养大，让我有自由的发展空间，而非只有灵 媒这条路。曾经我很怨恨父母把我生成如此，我哭着指责他们把我生成这样、又没能保护我远离神坛宫庙，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当下我才明了， 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没有人理所当然知道该怎么面对生命中发生的各项事物，我们都在学、学着走出自己生命的道路。

一切的赞颂全归 真主安拉，因为这一切都是 真主的安排与造化，所以生命中的一切好歹，都感谢 真主安拉的赐予，而 真主安拉也给每个人不同的经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没有比较、只有尊重，或许时隔数年我的心境又有不同变化，但此时此刻是以诚恳的心意，与 读者们分享个人的经验与心得，此书的出版正值我三十而立之年，在学着自立站起来之年留下本书为记，愿自己更有力量往未来的日子迈进，也愿众人都能获得自己 的平安，ammen。

--索非亚

# 灵媒之路(一)：童年的灵视经验

在 1979 年的夏天我足月顺产，在医院检查时并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异状，但是却常常会发生不明原因的高烧与呼吸困难，医生都束手无策[1]。面对这样的情形，使我母亲与亲戚打听到哪里的医生或宫庙比较厉害，不论多远多贵都会带我去，每周也都要定期去行天宫收惊。为了让我存活下来，我妈妈听了算命仙的话，还让我认了三个干妈，可说是用尽方法。

常常在处在病痛之中，使我习 惯于独处。对于病痛没有太多记忆，但是我记得一个住院时的景象，我当时四岁，不确定是梦或是实景。我躺在病床上，身旁陪我的人也早就睡了，一个约五、六岁 的小男孩从我病床正对面的墙壁跳出来，他的脸是异常苍白的，就像是个病人，他跳到我左手边的床边告诉我说：「妳不要再吃药、打针了啦！跟我们一起出去玩！ 很好玩喔！走吧！」随即往我左边的窗边飘去，距离我约两个病床的距离，他飘离的时候是穿过我左边的病床！我当时没有害怕，正在考虑是否要跟着他去时，突然 传来声音说：「不可以！她的时间还没到。」之后小男孩便跳出窗外消失无踪。我的记忆中那个声音是温柔而混重的！很中性的声音，我不确定性别，那个声音让我 觉得很温柔却是庄严的，让我觉得很想拥抱却知道不能亵玩式的亲近。这算是我最早与鬼魂有正式互动的记忆。

没有印象是从何时，就如同眼睛会看、耳朵会听一样的自然，我的世界里，多了一些旁人没有看见，对我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因为旁人没有看见，所以也没人能告诉我那是什么？直到我疑惑的问出口，人们说：那叫做『鬼魅』。

我一直看见的灵魂大部分是往生者，有亲人也有陌生人，也有神明般的形象。它们九成是死亡时候的形象--- 穿着死亡时的衣服和死亡时的容貌与情绪；还有一成是最令人畏惧的形象，例如：异常的瘦或高或巨大或残缺或表情可怖、扭曲而痛苦。通常是后者才会引起我的注 意，因为我对鬼魅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就如同空气在我周遭一样的自然，但是它们有时候会伤害人，有时候光是那样的形象就令我畏惧不已，这样的情形使我非常困 惑，也没有能力去分辨，当妳说出口时，家人会带你去更多的庙，但我的「病」却从未改善。

我小学的生活大致上就像是电影「灵异第六感」[2]中 的那个小男孩，看见那部电影的经验让我很惊讶！我过去非常排斥灵异节目及电影，因为我害怕如果我对灵魂害怕会威胁到我的生存，在与家人一起看影片时，家人 频频惊呼我小时后就是那样的情形！在看完影片后家人更是个个泪流满面，母亲还跟我说她终于了解我小时后为何常常躲在衣橱里哭了。我第一次有一种很被了解的 感觉，我觉得那部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

[1] 在六岁之前平均三到七天就会发生高烧(39℃以上)的现象，并会有呼吸困难的情形，医师的诊断为感冒。高烧发生的频率很高，必须要有保母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观察、照顾。也有过数次病危的情形。

[2]「灵异第六感」—片中描述一位 11 岁 小男生的柯尔有阴阳眼，长久以来饱受冤死鬼魂的困扰，让他十分害怕，这种恐怖的遭遇让他无法对他人启齿，连他的母亲都无法了解为什么科尔总是行为怪异。长 期以来饱受心灵折磨与煎熬的柯尔，却认定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脱离现状。在一位心理医生不断的努力下，终于让柯尔逐渐打开心防，让医生了解自己的问题，也慢慢 地接受他的建议。

# 灵媒之路(二)：灵视的背景

在童年的阶段尚未有能力向外界适切的表达自己的遭遇，即使想要表达，也会因为家人对神鬼的误解与迷信，所以家人响应的态度多半是否认，并忽视我的求救，致使童年阶段对于周遭的景象只能消极的躲避。

由于没有人可以同时看见我所见到的景象，所以我也无法肯定景象的真实存在与否；此外，在台湾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认为会见到这些景象是不祥的或是被魔鬼缠身，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又会归因于可能今生或前世犯了罪孽，因此在这个阶段我是非常混淆并且有罪恶感。

罪恶感使我不愿意接纳自己，也认为自己不受家人接纳，直到大二时与家人看了影片后才有被接纳的感觉，罪恶感比较受到释放后，我才渐渐开始愿意与家人或朋友透露出这方面的经验。

有许多研究显示频死经验与灵视的关系[1]，虽然我有同样的经验，但由于不复记忆所以无法在这个部分做讨论，也无法藉此了解过去生理病痛与灵视现象何者为起因。

---

[1] 「频死经验」(Near-Death Experience)—许多国外的例子为在经历过频死经验后而产生了灵视的能力。

# 灵媒之路(三)：亲爱的外婆

那部电影还与我有个雷同之处—同样有个好外婆。还在世的外婆是故事中那种慈祥的老奶奶，她会带我去散 步、我生病时守着我睡觉、带我去杂货店买糖果、在她怀里睡着。外婆过世的前两天她是在家里住，在回南部前塞了五百元给我，妈妈还跟她拉拉扯扯，说五岁的孩 子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外婆坚持要给，而我就在一旁玩板凳，我没有印象到底收了五百元没有，但是那是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外婆。

外婆往生后还是常常回来陪我或是带我出去玩，在当时并不知道她已经往生了。大约六、七岁时我和姐姐正要 一起睡觉，我请外婆也要一起睡，我姐姐说我胡说八道，但我很认真的说外婆就坐在那里为什么不跟外婆一起睡？僵持到最后我姐姐不敢再睡那个房间了，这些事情 常常发生，对我而言，过世亲人的面孔还是亲切并非是可怖的。

从小学起父亲都是每天接送上学直到高中毕业，一直不了解为什么不给我自主的空间？高中毕业后父亲才跟说明原委，原来有一天父亲说他隔天放假要接我放学，我 说不必啊！因为外婆每天都会陪我上学和放学啊！早上外婆会在门口等我，然后到学校后她就要我进去好好念书、要乖乖的，然后放学的时候，她都会在校门口右边 等我，牵我的手过马路，然后带我回家，不过外婆很奇怪，每次要她进来，她都不要，都说有事要走了，晚上有空再带我出去玩。至此之后，每天都会有家人或是保 母接送我上下学，直到高中毕业。

在三年级的某天，外婆在我要进去校门时跟我说她不能再陪我也不能带我出去玩了，因为她要离开了，她要我好好照顾自己，说了很多耳提面命的话，当时的我还没 有感觉，但是放学出来之后，真的没有再看见外婆，我原以为只是一天没看见，但是过了好多天外婆都一直没来，我才惊觉外婆真的走了！至今我仍很懊悔没有更珍 惜外婆在身边的日子。

由于当时对于死亡还没有发展出清楚的概念，因此在面对已经过世的亲人还是会以在世时的态度去对待，也就不会感到恐惧或害怕。因此，在童年时期与亡灵的互动中，只有在面对亲友的亡灵时才没有恐惧的情绪，相较于陌生的亡灵，与亲友的亡灵接触是属于比较正面的经验。

虽然与亲友亡灵的互动不会有问题，但是仍无法让外界知道这个现象，若表达出已经死亡的亲友回到家中的状况时，便会遭到家人立即的否认与阻止，面临家人这样的反应会让我感到困惑与委屈，导致更加封闭自己对外表达的企图。

不论是面对令人心生恐惧、害怕的陌生亡灵，或是熟悉、亲切的亲友亡灵，由于在台湾传统文化对亡灵刻板印象的影响下，长久以来当我要表达时，每每都是得到否 认与拒绝的态度，因而阻断了向外界表达或是求救的机会，也因此发展不出对人表达出所见所闻的能力。面对亡灵，养成了只能孤单面对的态度。

# 灵媒之路(四)：寻找保护力量

《成为灵媒的动力—寻找保护的力量》

在我九岁时我父母常带我去找一个阿姨玩，她在一个土地公庙旁卖槟榔，而她的男朋友就是庙公，地点就座落 在内湖一个大潭旁。我父母常把我放在庙旁玩耍，大人们就在一边聊天。一天，庙公突然说起土地公很灵验，身上本来有十几条信徒捐献的金项链，供给信徒祈求 的，但是日前居然全部被偷走，感到很惋惜。所幸庙公还藏有一条压在土地公石像下，问我父母是否要帮我求一求，戴在身上以保平安？我父母说她们不知道怎么 求，请庙公代劳，但是庙公却连续三个都是笑卦，旁人便说应该让孩子自己试试看，我便生平第一次的卜卦，结果是连续三个的同意卦，因此我便一直将金项链佩带 在身上，从不拿下，也的确多次阻止了其他鬼进入我的身体[1]，对我来说这是我的保护力量。

这个保护力量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外婆和其他死去的亲人之外，它是一个物质型态的保护物，使我可 以掌握、别人可以看见的物品；此外，它也是第一个我主动追求后所获得的保护，即便它并不是可以成功的阻挡每一次鬼怪入侵我的身体，但毕竟还是有阻挡的力 量，使我不必每天对抗鬼魅，而能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

因此我渐渐寄望于各种宗教与仪式、四处找寻我的保护与拯救，但是却屡屡挫折。就读松山高中时看见非 常多的亡灵，问了当地的亡灵后得知那里本来是一个古战场掩埋尸体的地方，因此有这么多的亡灵聚集。但我还是必须上学，某天班上的女生在玩钱仙时，我尽量不 待在教室，但是上课了还是得进去教室，上课后不久便看见一个高大的红衣女鬼站在我身旁，我的身高仅止于她的腰部，她从我背后扑上来，使我不停的发抖，抖到 我身旁的同学都发现我的异状。我一手捧着土地公的金链子，一手握拳，口中和心中不断的念着：土地公慈悲请不要让她上我的身…。但是她还是进来了，我手中捧 着的金链子竟也突然断裂。

接下来的三天，我无法进食或行走，只是不停的昏睡，我母亲见我的脸色发绿而紧张了 起来。我的父母不知所措，急忙中她们突然想到，我姐夫的父亲不是说过他会赶鬼吗？因此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形下，把我载去姐夫家。仪式的进行是先用七张卦金点 火后在我身边挥一挥，然后再用檀香把我全身净过一遍，我竟看见那个女鬼居然走出我的身体。我的身体顿时轻松，肚子突然极饿，姊姊赶紧弄一些东西给我吃，此 病也不药而愈。姐夫的父亲，人称郭老师后来告诉我很多有关鬼神的事情，一直到廿岁之前，我以为我找到了真理。

对于态度不友善或是面容丑恶的鬼魂我会感到备感威胁，除了视觉之外，也会看见鬼魂进入我的体内[2]，后者是最糟的状况，我感觉鬼魂所躲藏的部位会使我该部位产生病痛。这些现象使我常常想要寻找能够保护我的物品或力量。

在偶然的机缘下感觉到金项链有保护的力量，此外，那条金项链代表另一种意义在于那是经由我的主动与努力所获得，而且是我可以主动掌握的，有别于其他亲友的亡灵，后者虽然同样也带来保护的感觉，但却是无法控制与掌握的。当然啦，后来也必须面对，这个保护力量其实是有限的。

这样的经验带给自己对于能看见亡灵的现象在态度上的转变。虽然恐惧与害怕的情绪仍然缠绕着，但是有了这样的正面经验使我学习到可以积极主动去追寻拯救及保护，也因而产生了成为灵媒的动力。

---

[1] 在这部分是我主观感觉的认定，我认为当我感受到鬼魂意图入侵我的身体时，只要我手握项链就能吓阻鬼魂入侵的行为。

[2] 又可称为「附身」(Possession)—指某人的器官组织或多或少地被异己的存在所侵入，相较于一般人所认为被附身者的言谈、书写、行为等等会与原先的人格相异，我的情况是我可以清楚了解我与入侵者的分别，并能尽量维持个人思考与行动控制的能力，但是我还是会因为想要对抗附身的鬼魂而有昏睡、无法进食的情形。

# 灵煤之路(五)：成为灵媒

《成为灵媒》

郭老师是我姐夫的父亲，会成为灵媒与他有绝对的关联。他原本的工作是鲜花批发，太太过世后就此失志、沉迷于赌博，走投无路后便到大龙峒保安宫的凌霄宝殿静坐，静坐十多年后便开始为信众祭改[1]。

十五岁某天在姐夫家等待郭老师祭改前，郭老师问我最近是否又有看见那些鬼魂？在周遭有没有？我看了一下 回答说：「家里没有，但是某个人的身体的某个部位中有个什么样的鬼魂！」，那个等待祭改的人说：「我就是那个部位不舒服！」。他就算是我第一个病人了，因 为郭老师认为我会帮别人看病，因此我变成了他的助手—我看诊、他祭改。

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二年后郭老师的朋友问他是否想开一间道场？他便在我家附近开了一间道场，当时我觉得帮别人看诊、解惑是件好事，因此便一直持续协助看诊。我以为这就是我应该追求的生活了！

依照道场的观点，身体的不适是因为有鬼卡在身体内，所以鬼魂所躲藏的部分就是引发身体不舒服的部位，解决的方法就是将鬼赶出来！每天晚上十一点十五分郭老 师会奉香，之后便由我帮信众检查身体，最后仪式的进行是由郭老师用七张金纸点火后在信徒身旁挥舞，再手持燃有檀香的檀香炉绕身体净身，比较严重的人就用一 百零八炷香(代表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为信徒祭改并超渡鬼魂。

为信徒看诊的方式为：对方随意的坐着，我则坐在信徒的面前约五公尺处，当我面朝信徒的方向闭上眼睛后就 会看到鬼魂浮现出来，我所看见的景象如同是玻璃窗上的倒影，虽然是彩色的但多半是单色，例如：灰、白、蓝、绿等等…背景则多半是黑色的。也有衣着鲜丽的鬼 魂，但通常是当我张眼时看见的。

我并不喜欢和鬼说话，但是在信徒或是郭老师的要求下我会试图与鬼沟通，沟通的方式并非藉由言语，而是我 将我想要说的话努力用头脑想、在我脑海中盘旋，然后对方就会知道了。我得知鬼对我要说的话也是同样的方式，不必经由耳朵的听力功能就会直达脑海，我会感觉 她要说的话就出现在我的脑中。这种沟通方式是很费力的，我必须尽力集中精神，每次工作卅分钟后，我的精神便会不济、注意力衰退、在生理方面则是感到口渴与 饥饿、体温下降与发抖，通常必须在经过卅分钟至一个小时才能恢复正常的生理状态。

有些鬼会畅所欲言、但也有许多鬼是不愿意与外界沟通。所以我沟通起来是很费力的，因此我会辅以其他东西的帮忙，例如：咒语、燃檀香。前者我不便说明、后者 则是藉此放松身体、减轻自我意识。就我的了解而言，他们是掌握发言的权利，因为若是她们不愿意沟通，任何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换句话说便是我只是被动的接受 沟通，这种非对等的状况让我在处理时常会感到挫折，渐渐地我便习惯于用眼睛去推断信徒的病情，而不采用问答的方式。

藉由这些沟通的方法，我也会协助丧家处理丧事，通常在头七内我可以在事故地点或是往生者家中找到他的灵 魂，然后藉由问答的方式问出亡灵的遗言、心愿等等……相较于在道场办事，我比较喜欢处理丧事，应为我觉得可以直接帮助到亡灵与其家属。虽然现在我已经远离 道场并且不帮人看病了，但是只要有人家里有丧事，我还是会尽力去帮忙。

有机会再仔细说说怎么帮人看病的细节和例子吧.....

Insha Allah!

---

[1] 「祭改」—道教的宗教仪式，藉由法师或乩身的祭改仪式，可以使人消灾解厄、排除冤亲债主或阴魂的附身。

# 灵媒之路(六)：出文(降真)

除了看诊之外也会出文[1]。 我陆陆续续接过一些文，有些是为了道场，有些是为了他人，通常有人求问事，我会请信徒自己先焚香祷告，如果有圣意，神会直接告诉我，我便做一个转达的工 作，如果信徒还有疑义，我便会禀报神明，然后看神明还有没有其他的话，如果神明一直无语，我便会告知信徒就那些话了，我一向不喜欢被强迫问事，有时候遇到 的信徒是很会奉承郭老师，郭老师一高兴就会要我一直问下去，如果我说神明没说话了，郭老师就会说我不够认真，因为只要他开口问，没有神明不敢回答的！对于 这样的情形我很生气，如果接下来还有信徒在等，我通常会忍着去问神明，但是其他时候我就会借口有事，很粗糙的离开以表达我的不满。

神明的指示有时候是话语、有时候是四句的七言诗，而通常在农历正月的时候，会降下一些预言诗。我自己只 留下了四篇，其他的多留在道场或当事人手中，我已不复记忆。保生大帝的文是我第二篇接的文，第一篇文是在家里赐的。我已经躺在床上了，却听到了呼唤，我起 身之后直觉的写下来，我随手抓了一张作业簿的纸，在不到廿分钟的时间写下了这一篇，而且字句的数目居然与我的作业簿纸的行数刚好一样！这个第一次经验让我 有惊讶与奇妙，对我来说，也感到有保护的作用[2]：

**天地开化亿万年，宇宙混沌无生灵，**

**降灵造人为天意，只叹世人不修心；**

**万魔幻像为何因？贪心一起万魔侵，**

**金银财宝福禄寿，世人何时归本位？**

**二千年来一大劫，鬼魔并起乱世人，**

**魔旨何时归天庭，三月十五看分明；**

**世间大乱天灾降，无德之人要小心，**

**天下痛苦不忍心，此为定数不可违！**

**贫者万人留三千，富者千人留一人。**

**寺庙教堂壁倒倾，善恶是非有天理；**

**救鬼救灵不救人，业障自造不离身，**

**办事无私天为证，若救恶人伤自身；**

**一切因果自己造，何时拆破由自己，**

**问天何为修正道？万道万学不离心！**

**问地何时成正道？道在我心一点清！**

这篇文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第一次觉得光是文字都能有力量可以保护我！而且我开始思考我是不是真的是在帮助别人？当信徒众多 而且不乏名人的时候，信徒们的奉承，让我有一段时期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我以为我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以为什么事情神都会解决，但是这个文让我思考到其实我 并没有帮到任何人，因为一个人的罪业不是轻易由人所解救，此外，那些神也有不灵光的时候，她们可以不负责任的消失，只留下信徒们想办法为神明自圆其说，总 之，这篇文在我认识伊斯兰(回教)后，我才了解诸多的道理：**当寺庙和教堂都将倾倒的时候，谁才能护佑我们呢？**

---

[1] 「出文」—指透过自动听写的方式来传达神明所要表达的意思，通常一句为七个字，短者二句、长者卅句甚至以上，必须以台语发音才会比较顺畅。

[2] 当我看见或是感受到鬼魂意图侵袭我时，我会默念这篇文，除了阻挡鬼魂侵入身体之外也有安定精神的作用。

# 灵媒之路(七)：我是灵媒

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而必须每天进行祭改，因此自然而然就成为道场的一份子，并在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阴阳眼的功能—可以帮信徒看病。在这过程当中并没有预先的规划亦无法预估担任灵媒的工作能发展到什么样阶段，是以消极的「担任灵媒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态度去面对。

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担任灵媒工作也带有正面的社会期待。一方面是为神明做事，另一方面则可以助人消灾解厄，所以从道德的层面而言两者都是担任灵媒工作的 正当性。因此，相对于接受灵媒工作的社会期待，若拒绝成为灵媒则会被外界认为是抗拒神明的旨意，特别是在先天便带有阴阳眼体质的人，常会被归因于此生应在 宗教上承担济世的责任，所以若拒绝担任灵媒便会产生不负责任的罪恶感。

社会期待的巨大影响是个人或是家庭都无法抗衡的，在社会文化的一拉一推之下便成为了灵媒。

不过，不同于一般的灵媒，这篇文章让我反省到，或许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担负别人的罪恶，而寺庙的倒倾更是让我困惑，这篇文章让我不是傻傻的当着灵媒，而会开始思考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也是未来我无法继续与郭老师合作的原因之一。

虽然产生困惑，但是我的人生将会遇到重大改变：李保延！

他让我的灵媒生涯达到高峰，让我开始沉溺于名与利，也让我认清这一切的虚幻。灵媒是什么？说穿了就是「交相贼」！我利用他、他利用我，她们会有一些能力， 但是能力是有限的，能力弱的叫做鬼、能力强的叫做神！一间道场就如同黑社会的堂口，为了对付外面的鬼与同行的踢馆，我必须不停地招兵买马，找各式各样「鬼 才」，李保延就是看病的奇才！当然也有负责打战的等等，我安放各式各样的偶像，像是保生大帝、三太子、九天玄女等等，让我的鬼才们住，也得要安顿她们的伙 食，等到办事的时间，就是她们工作的时候了，或是威胁、或是利诱那些来求助者身上所「卡」的鬼魂，分工精细自然无往不利，我「办事」的范围除了台湾岛，还 扩及海外，总之，那段时间，灵媒是主业、学生是副业。

李保延到底是谁？？醉也因他、醒也因他！！

# 灵媒之路(八)：初识李保延

在我爷爷往生八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奶奶家做忌日。竟遇见了爷爷！他的气色很好并一直说 终于等到我了！他告诉我他在哪一间庙工作，并要我日后去找他，他给的线索是在新竹湖口的市场附近有一间庙，而他所在的那间庙不是市场里面那间小间的，而是 绕过市场出来之后有一间很大间的庙，而他就在岳将军的神像那里。下个周末我便和父亲驱车前往，那里的情景居然都与爷爷描述的相同，也就在爷爷的那间庙里， 我认识了一个书生青年(鬼)[1]，原本我对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对我未来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他而造成了我过度认同灵媒工作，也因为他而对于灵媒工作产生了困惑。

与他认识的过程也是很奇妙的经验，我去爷爷的庙里参拜之后，回家便做了一个梦：梦境 是有数十人簇拥一顶轿子，而那顶轿子上面着一个很大的令牌，大约有一百多公分高、五十公分宽，厚度至少廿公分的翠玉令牌，轿子是精雕细琢、而令牌更是精致 无比，翠绿色的玉似乎会自己发光，中央写着《李保延圣君大医之令》。而旁边有个廿多岁的年轻人，穿着青绿色的书生服装，他对我说：「我奉玉帝之命至凡间行 医，请帮我。」我在睡梦中答应了他，但是隔天我便忘了。第二天晚上，又做了个相同的梦，在梦中知道自己忘记答应他的事情已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连忙再答应 他一次，并且重复念了几次上面的字，深怕自己会忘记。隔天，我还是忘了这件事，到了晚上，还是一模一样的梦境，我又感到更抱歉了，连忙向他赔罪，并保证明 天我会问郭老师，看看怎样帮你，梦便结束了。

其实到了第三天我还是忘记了，晚上在道场聊天时，郭老师细数到场里的神明有：三清道祖、玄天上帝、关圣帝君、福德正神以及济公，并问起为何每个神尊都显灵 过了，怎么只有保生大帝从来没见过？我才突然想到我做的梦，并问郭老师李保延圣君大医是什么样的神明？也算是保生大帝吗？我把梦细细说出，郭老师赶紧订做 一个相同的令牌，从此进入道场香火最兴盛的时期。

自从道场在李保延来了之后，香火大大的兴盛。他真的会帮别人看病，看病的方式是病人 先焚香祈求，然后便坐在一旁，大约廿分钟后我便请病人来到我桌边，然后我便转述李保延医师的诊断，我会先说出病人的病痛，准确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等到病人 相信之后，我便转述怎么进行医疗，通常有二个方式：一是开方子，直接开药单给病人，有药补也有食补，还有生活上的叮咛、饮食起居要注意的地方；二是针灸， 我会请病人到旁边去坐，然后李保延和他的助手就会帮病人针灸。我认为第二个方法是最吓人的地方，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被针灸的感觉，包括我的父母、祖母、姐 夫、姐姐、我自己、郭老师以及无数的信徒。

那段时间是 1998 年的夏天到 1999 年的春天，这段时间是我最忙碌的时候，信徒多到连我自己也不记得有哪些人求诊过。虽然很忙、很累，但是心里觉得很喜悦、很感恩，谢谢老天爷慈悲，让那么多世人得到老天爷的帮助。

在执行灵媒工作的方式世界由我所见到的影像去判断求助者的身体状况，有时并辅以与鬼魂的问话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时期由于信息的来源为不同的鬼魂，无法掌握 诊断的准确度，仅能以景象作猜测，因此神疗的成功与否是取决于求助者主观的感受。此外，这样的方式也无法判定求助者病痛的来源是鬼魂作祟抑或是其自身的生 理因素。

由于李保延可以更清楚、不费力的看见信众身上是否藏有鬼魂，我不必费力去与不同的鬼魂沟通，也不会担心被鬼欺骗而做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在与李保延的合作之 下，可以很精确的掌握信众的身体状态，也提高了看诊的效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李保延在世时便是一位中医师，可以同时处理信众生理上真正的疾病，双管齐下 后治疗的成效非常显著。

卓著的医疗成效吸引了很多信徒，受助的的反应使我认为这是个救世济人的工作，并认为担任这样的翻译工作是我此生的任务与目的，使我过度认同灵媒工作。信众的逢迎称赞与尊敬使我非常喜爱这个工作，也造成我深陷灵媒这样的工作。

Insha Allah 之后将再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与李保延合作实际办事的个案。

---

[1] 即 是「李保延」先生。据李保延表示，他生于明朝时期的浙江，三代都是中医，他也以济世救人为使命，但是在他廿八岁为乡人的治疗瘟疫时亦染病过世，由于还想继 续担任医生救人，所以便附身在神像当中，后来辗转来到了台湾新竹湖口乡，原本他是以保生大帝的身分为乡人治病，但是后来因医药发达，所以乡人便改信奉妈 祖，而把他弃置一旁。(询问庙方的结果，该庙的确曾侍奉保生大帝，庙内并有许多药签供人求取，近年因开放药签有违法之虞所以废弃不用)

# 灵媒之路(九)：合作无间

李保延看起来不过是三十不到的人，我和他很谈得来，也充分的信任他。他看病果然有一套！我就让信徒先坐在一旁，由他和他的众徒弟们去把脉，约莫十分钟后就 可以来跟我取药单了，当然就是由李保延在我身旁跟我说，先说求助者的病征，通常是准的不得了，然后我照着李保延所说的，依样写下药材。

我写的东西啊，自己可是一点都看不懂，三不五时还得要李保延帮我纠正错字。所开的药方多半是简单的常用药材，通常是六味到十多位，后来我们甚至有合作的中药行。不过开药是少数，我多会请李保延尽量开一些「食品」，因为担心违反医药法之类的关系。

最神奇的莫过于针灸了！在我开完药方后，会请信徒到特定一块区域坐着，然后我请李保延和他的助手们进行针灸，我们道场兴旺之处就在于明明你只是坐着，却会 有隐约针灸的感觉。没错！就是觉得真的有人在为你针灸，不过疼痛的程度就会因人而异了，我本人也让李保延针灸过，果然跟真的感觉一样，指是没有那么痛就是 了。

我姊夫听了道场们的信众们谈论着针灸的神奇，他就过来说他不相信有这么扯的事情，当时的道场有两处，一处是在台北市中山区，另一处是郭老师(我姊夫的父 亲)的住家楼下，两边营业时间不一样。我便跟我姊夫说：「好，你等着，你尽管去睡，等李大哥(李保延)这边忙完，我请他上去让你看看是真的假的。」后来请 李大哥上楼没有十分钟我就听到仓皇的下楼声音—正是我姊夫！他说，他信了，虽然道歉了，但是当晚还是不敢再上楼睡觉。

这段时间我真的忙坏了，当时我才刚上大学，所幸是大学，只好上学当副业了，因为，我看书的时间远远不及打坐与替人看病的时间。

不过这段过程中也不是全然愉快，因为不免也要面对人的冲突与私心，总是会有人一味的求李保延的帮忙而自己却什么都不肯改变，例如：每天在求药，但是从来没有去抓药过；每次都求保生大帝要给快速见效的药。在信徒每天排队排得满满的时候，遇见这种信徒是最令人无奈的。于是在 1999 年春天，他留下了一个诗篇，让我省悟很多事情。

**闻苦四方无药治，医字何意人不知，**

**世人只求口中药，药到病除亦伤身；**

**病体医前先知因，曲解保生为何意，**

**人体本是精气神，金木水火土互生；**

**五行调和为表因，此为病痛药可治，**

**世人为何病无药？不解无形在自身；**

**人体精神本是阳，无形乱人是为阴，**

**阴阳两气在一身，不可调和病之因；**

**无形善心本助人，善恶之分由自己，**

**自己结恶不可赦，天有公理地为证；**

**我乃接有天之令，求我之前求自己，**

**自己病痛为何因？莫要为难保生意。**

我和李保延这样密切的合作是很特殊的情谊，的确，

这正是灵 媒不能结婚的原因！细节，Insha Allah，下次再聊！

# 灵媒之路(十)：灵媒的生活

当灵媒有许多享受，大概就是像大家所看见的表面：一堆人莫名其妙的尊敬妳、什么事情都想要问妳、想要得到妳的赞许与目光、出门总有好车代步、山珍海味更不 用说了，礼物也会收到手软，我还遇过有家长带着小孩想跟我握握手，因为他的孩子隔天有重要考试，我是顺应民情跟那个高中生握手、还「附赠」摸头和祝福，因 为我深知那种焦虑：我明天也有个课堂考试啊！！天知道，我居然还在这里盘腿握手的!？我当然跟他父母说，明天要考试，早点让孩子回家休息，以后别这样了。 其实，我也是在说我自己的心声。

我去过许多地方，多半是受托去看风水和赶鬼，当然还有处理丧事。有些人过世之后，因为后事来不及交代，或是家属想知道后事办得满不满意，所以我就要出动 啦！这种事情真累人，虽然跑过许多地方，不过我通常人到了之后、事情处理完就离开，顶多用顿饭，所以没能来得及观赏各地风景，只能带着丧家给的一堆土产就 当成是去过那里了。

所以几乎每天下课后，用完餐七八点时就得到道场报到，先打坐练功去，有时候信众多也会没有时间打坐，就直接办事，没有到一点是休想回家休息，回家赶紧睡 觉，因为隔天六点就要起床上学，功课呢？只得早自习、午休和下课时间写，所幸功课没有拉下太多，一直到研究所我都没有选择私立的。

有时候遇到人命关天的时候，常常二、三点、凌晨也要处理事情，真是令我厌恶透了，我受够了没有私人的时间、我不能和朋友在一起、我不能大声的笑、我不能有 婚姻、我必须要像供桌上的木头偶像，我讨厌每天花一堆时间去打坐只为了让通灵更准确、法力更神奇。当然，让我更看不过去的是那种「有钱是大爷的文化」是 喔？如果是真神会有势利眼吗？

各位啊！到了一个道场或是寺庙甚至教堂，是否曾经有被那个气氛震摄住的经验？连发问都不敢？举止小心、见神就拜，看到那些灵媒、老师的鞠躬打揖是为了什 么？为了气氛？还是那个老师灵媒真的有点学问吗？唉，她们也是要吃喝拉撒睡的。有时候，信徒不会只请一位灵媒或老师办事，我们在道场混大的也多少会认识不 同的灵媒，真正私底下认识就会知道了，我在此处不方便说出姓名和私事，也不代表宗教界多混人，不过得要想想，穿上华丽衣衫与壮丽居所不代表他比妳有学问或 是德行更好，许多市井小民更是卧虎藏龙！

如果是真理，是经得过考验的。灵异节目里面说的话合理吗？如果真的都是祖先，算一算，世界上拜祖先的人有多少人？其他人难道都很可怜、不顺遂吗？外国人怎 么办？？难道你的祖先全部都是好人吗？？怎么我看灵异节目上生活悲惨的都是家里拜一堆的？？告诉你喔！郭台铭的家可是找不到神桌喔！！

# 灵媒之路(十一)：鬼话连篇

一般人的印象总是觉得「鬼」是有法力的、行踪飘邈的、甚至会影响人的祸福，哎呀！这样说不能说不对，不过我必须说大家遇到上述的这些鬼应该都是属于她们的精英阶层，因为真正普罗大众的鬼的确也是有些能力，问题就是大部分的她们都笨了点！

你想嘛.....如果那些鬼真的都是像电视、电影演的，我们还能活吗？如果她们演的有三分之一是真的，大概台湾岛有一半以上的人抢着移民吧？没这回事啦！搞得我们台湾好像四处有鬼、无地不神的。会去神坛的就是那些人，不去的还是不去，没必要把电视里面的少部份人的经验当成是普世价值，要不然古人干么说「鬼话连篇」！？我交了一堆鬼朋友的经验就是用这句话作总结。

她们啊！就是出一张嘴，就爱到处骗吃骗喝的，骗法大致上就是说自己有多高强啊！她们是什么神啊！例如三太子、关圣帝君最常被盗用名号了！要不然就是用吓 的，如果你不供养他，你就会说多倒霉就多倒霉？拜托！倒霉的应该是她们吧？至少我们都不会饿死，哪像她们需要沿街乞讨、要吃的供品和香火的。混成这样都开 口要吃的了还说你行情多好？？我不是在说男朋友喔！我是说那些鬼，哼.....就出那张嘴.....

之前有提过，我会刻一些神像让她们住，也会弄吃的供品和香火，因为她们特爱吃「灰烬」，看到灰烬像是看到爹娘，跟她们讲什么都不注意听了。所以啊！有些人 生病是因为身上「卡到阴」，就是身上有卡到鬼啦！我办事的方法就是跟那个信徒身上的鬼谈判，问他要不要出来，他吃，有点本事的，我还包吃包住，当我们的员 工啦！不然的话，就请郭老师「超度」，超度，很好听啦！其实就是给她们一些盘缠，烧一些金纸之类的给她们，大家一二三喊「散」！各取所需！

我们道场的「超度」方式是比较干脆利落些，大家作鸟兽散。我看过有些宫庙就是把鬼搜集在自己的宫庙内，其实这样很不好，对谁的身体都不好，因为我们和鬼的 磁场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冲的，所以即便她们不想伤害我们，光是跟人类在一起就是一种伤害了！因为她们的能量会让我们身体不舒服。我常常劝那些不会 遣散鬼魂的灵媒要小心，不过，通常灵媒都会宣称她们接有「天命」！所以她们会超度啦....鬼怕她们啊.....伤害不到她们啦..... 唉！其实灵媒的身体都不太好，要不然就是之前身体都很好，哪天你没有利用价值、不作灵媒了，妳的身体不住院也中风，反正什么病都会有啦！不过这是一般信众 所不会看见的，那我怎么会知道？哈哈！因为我的一堆「客户」都是现职或退休灵媒啊！

看到手法了吗？鬼没东西吃，找个精神不好、气虚体弱的上身，被上身的身体会更不好、更不顺遂，然后就会有长辈或旁边的朋友说：「我跟你说喔！有一家

XX 很 有名，听说.....」要不然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有阴阳眼，听他说.....」，好怪？我总是觉得台湾人总是会有朋友的朋友是有阴阳眼的！如果是真 的，算一算人数，我们可以成立政党耶！！所以，那个被上身的就会去找个庙，其实不管他身上到底有没有卡道阴,那个灵媒总是会说他看到 X 个、几男几女穿白衣 的。怪了？她们是有学校制服喔！怎么一直流行白衣都不会退流行啊？

总之，他会帮信徒「祭改」，有鬼就贿赂他，烧些纸钱(重点是灰烬！)，没鬼也是一定要煞有其事地改一改，有效没效就看个人啦！，很多都是心理作用。我以前就遇过来踢馆的，我看了之后，我说你根本就没有怎样，呵呵，之后就是忠实信徒，因为他是存心来试的。

奉劝大家，别把钱这样花！人家可是印金纸跟你换现金耶！

# 灵媒之路(十二)：神是高级的鬼？

因为有网友提，所以就继续写.....

之前几篇已经有提到，道场里面会塑造一些塑像，像是保生大帝、土地公、三太子和玄天上帝等等...听名字就知道这些神的功能吧！所以这些塑像基本上 就是反应着人类的欲求，想要治病、想要赶鬼除煞或是求财解惑等等，以人性来看也是无可厚非啦！特别是一个人没有信仰，求个平安也罢，另一方面那些「神」通常都是历史上有名望的人物，我们的确应该对于像是关羽等人的精神深感敬佩，但是不至于变成万能的神吧！？

等等，问题来了！当两者不加思索地凑在一起会变成怎样呢？？

关圣帝君为什么需要烧金纸？需要供品？需要烧香？那他们又为什么要帮助大众？为什么他们不能每次都灵验？为什么听说材质比较差的神像神力比较差？难 道义薄云天的关羽会比较庇佑有钱人吗？因为她们有更多钱去买供品、烧金纸和塑造更好的材质吗？？我欣赏郭台铭说过的，他不相信这些木偶，但是他敬佩那个历 史人物所代表的精神。

还是那句老话，你要拜拜，请先想想为什么要拜？你在拜什么？嘿！佛教可是不拜偶像的喔！Insha Allah，未来再跟各位说说我从法鼓山圣严法师那里所认识的佛教。(因为大学老师的关系，我从大学得以认识圣严法师以及他的禅宗，他是我很佩服的老人家)

鬼又跟死后的灵魂不大一样，这之前一直都是我入伊斯兰教前所困惑的，如果人死为鬼、超度有效，那世界上干么有那么多孤魂野鬼？由于读宗教研究所的关 系，阅读史料之后才明白，原来「人死为鬼」的概念是在商、周两朝才「兴起」，纸钱更是唐朝以后才发明，超度则是佛教传入之后跟道教混合的结果，哇！如果人死真的是鬼、而且还需要一堆纸钱和纸信用卡，那我们晚死的人真是幸福啊！因为以后烧纸钱的面额会越来越大！以前早死的真对不起，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死为鬼 的观念、更没有纸钱这种东西。哇！如果是文化混血儿，他到底要去轮回投胎还是去天堂的怀抱？真是令人想不透.....没错，我之前都在想这些问题。

在帮信徒处理丧事也引发我许多疑问，因为很多时后我到了丧家却找不到亡人的灵魂，还会有很多白目的鬼来跟我说他就是某某某，拜托！亡人是个男的老人 家、你可是年轻的女鬼耶！要冒充身分也不先化妆一下！所以啦！每次处理丧事第一个就是要「正名」，先确定那个鬼是不是就是亡人，所以就要先跟家属确认一些私人的数据，例如有几个小孩、钱藏在哪里或是爱吃什么？不过，并不是每次都能找到亡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通常在三天内还能找到亡魂，就是死者的灵魂，

顶 多拖到七天多，最少的一死掉没多久就不见鬼影，这就是我为什么每次赶丧事就要如救火般的十万火急，晚了，还真不知道他会死到哪里去？？

从我打从当灵媒开始，我总是希望大家不要迷信，但是我发现在道场那种气氛，根本无法教大家不要迷信、甚至不要相信我也好，不过大家还是习惯因袭习 惯，这让我加深了不当灵媒的决心，因为我本意是想帮助人，却把人带去迷信的死胡同！真是大罪啊！所以我一直想要创立一种宗教，一种教大家不要迷信的宗教，所以我开始试图去整理我的经验，我开始去问问那些鬼所认识的鬼世界，也藉此学习到她们鬼所教我的看风水之类的技能。

后来我读到古兰经理面的记载，我真的感到很羞愧，因为我才刚刚摸索到的知识，古兰经理面都有写啊!真是令我搥胸顿足....细节 Insha Allah 之后再讲。先提一下，原来我平常看见的这些鬼啊！叫做「精灵」！而人身上的以及死之后的叫做「灵魂」，所以不是鬼，只是有时候、还没有到该去的 地方的时候，会暂停在人间一下下，那么，那些所谓的鬼呢？常常会冒充我们的亲人或是枉死的人，她们知道亡人的面貌，因为那些鬼(精灵)在亡人生前就住在一 起了，也就是住在人的身上，所以知道一举一动，比如说我帮人看事情，就是问那个人身上的鬼啊！当然他会知道。先说个大概，剩下的以后会说清楚 Insha Allah。

# 灵媒之路(十三)：必然的冲突

除了面对信徒时的无奈之外，让我拒绝在担任灵媒最大的原因便是郭老师了。主要工作的分工就是我问事、他进行祭改的仪 式。原则上每个灵媒都会有自己的「独门功夫」，通常是口诀之类的，口诀和功夫的来源不一定，有些是师传、有些是鬼神告诉我们的，美其名就是我们修练来的或 是老天爷给的，这当然不在灵媒之间分享，这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保命的工具！我以前也有几个独门口诀，各有其功能，由于我深知我不可能有「超度」那些 鬼的能力，所以我极少极少亲身下海去祭改，就算动手，我也会说清楚我只是把鬼暂时赶走，啥时那家伙又回来我可是不保证，这种祭改的方式当然不受信众欢迎， 没有漂亮的仪式、也没有见效的保证，毕竟那种我能超度鬼神的谎话，我怎样就是说不出口！我总觉得逾越本分一定会遭受报应，我再怎么高傲我就是不想说谎。

说到那些口诀或咒语，我现在当然不用了，现在我赶鬼的方式其实每个人都会，在此大公开：就是「古兰经」啦！这也是我归信伊斯兰而成为穆斯林的原因之一，刚开始我也是不相信，不过效果真的很好，Insha Allah 细节未来再跟各位分享。

以前在为信徒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有时候我所接受到神或是鬼的旨意是该信徒的病痛是她理应承受的，不该藉由外力改变 之，面到这种情形我便会打住、停止法事的进行，但是有时候郭老师会受到信徒的好语相求而软化，甚至受到情境的刺激而决定一定要帮忙，我通常会屈服于郭老师 的命令，然后自己懊悔、难过许多天。这样的冲突日益增多而动摇了我对郭老师的信任。

办理法事以外的时间众人通常都会在道场里泡茶，郭老师常常会叫信徒去打坐，他常说世界上找不到比这间更好、更清的道 场，大家不懂得在这里打坐视很糟蹋的一件事，他也一天到晚要我去打坐，但是我不喜欢，因为每次打坐起来他都要问东问西的，问我看见什么？神有没有交代什 么？如果我说有，他又会无限延伸、然后又说他早就都知道了；如果我说没有，他又说我修行不够、不够认真，我很不喜欢。我也常常问他为何他自己不打坐？他却 总是回答说他的功力已经很高了，所以不需要打坐。

关于打坐与通灵这两点我们至始至终都有疑义，一是因为前述原因以及他常常责骂信徒生活没有比较好是因为不知道要去打 坐，但是常常信徒去打坐时，他又会要信徒陪他喝茶、聊天；二是我不喜欢通灵，因为我总觉得如果鬼神要让你知道什么事情，祂们就一定会让你知道，所以不需要 多问，而且我认为多问鬼神是很不敬的，因为我总觉得人们没有资格、没有德行去问鬼神，但是郭老师总是会勉强我去和鬼神沟通，我在道场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如 何去拒绝郭老师的要求。每次要强迫我去沟通的时候，郭老师总是说这是让我练习的机会，这样我才

能提升，但是我觉得很厌恶这种说法，修道何能分高低？我和其 他人们怎么会有德行和资格去问鬼神？如果我们有德，那身上也不会有鬼了！我也曾经问过郭老师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的回答更令我气结，他说因为他的地位太 高，鬼神都不敢跟他讲话，连土地公都不敢跟他说话，我只知道不舒服，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这种说法，致使我除了帮信众看诊的时间之外，我都不喜欢待在道场。

金钱当然也是一个冲突点。道场在初期经营的并不好，因为郭老师坚持不收红包和任何费用，所以常常会缴不 出房租或其他费用，郭老师常常要在缴费期限到期时向几个比较忠实的信徒开口要钱，而特定的那几个信徒大部分是不宽裕的，而且有好几个有钱的信徒，总是带很 多人来祭改，喝完茶之后也不收拾，说声谢谢便走人。刚开始我很认同不收红包的观念，但是他后来告诉我以及其他信徒说：他不想收小钱，他要等到一个有钱人 来，跟他要个两千万，如果他不给，就让他病死，他就一定会给，然后道场就再也没有经济的压力了。这些事情在我听到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震惊与失望！这些意见上 的南辕北辙使我们产生了更大的隔阂。

其实还有许多黑幕，表面上道场是没有钱的，但是看着台面下的运作，其实其中包含许多利益纠葛，我那时候才是中学生， 后来是大学，其实没有多好的能力去应付这些，我承认我过去有收钱，有些状况是不收都不行，但是基本上我都会转手立即捐出去，感谢真主让我不需要靠这个赚 钱，家人不需要也不期待我这样做，一些道场运作的过程我想我会公开一些的。

# 灵媒之路(十四)：道场的经营

要经营道场得要有许多开销，扣除一般大家所知道的房租就是一笔钱，如果是信徒捐地也得要一堆装修费，总是要把场地弄得金碧辉煌嘛....再来就是神像了， 总不能用二手的吧？雕刻神像其实很花钱的，一般家里的一呎多的神像就要上万元，庙里不可能摆小小神像，总是会刻上几尊「镇殿」的！每一尊少说都是几十万，还有一些神桌和器具，真是很伤本，不过，神像通常会有信徒认捐，只要你跟信徒说某个神跟他有缘，他就算标会、贷款也会去把神像刻出来。看情况啦！如果是没 有基本信徒的，大概就要自己筹钱了。

一笔的开销不算啥，麻烦的是每天的开销，总是要烧香、泡茶吧！烧的香有分信徒烧的、办事祭改用的还有环香之类的，这笔的开销和纸钱一样，看道场经营者的理 念，价格差很多，我以前待过的道场每个月大概就要十万元的开销；道场通常会有许多信众聚集，所以少不了泡茶和饮食，零食和三餐总是会有人当义工认捐，不过 「茶」的开销就大了，我们以前是直接有茶商送过来，通常一斤三、四百跑不掉，一天少不了三斤茶，更别说假日了，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开销，还得要有清洁打扫 的哩！！当然总是会有人认捐，不过我这里要提的就是，这么多「采购的机会」，就是许多的「商机」，你以为去道场真的都是一心向善啊？？

道场聚集的地方，就是商机出现的地方，什么拉保险的、作直销的、各行各业的都会来登记，少不了那种卷款潜逃的，我们道场就遇过不只一次啊！你会问，怎么会 这么笨？？唉，人在干蠢事的时候谁会说自己笨？不都是信心满满的吗？？道场需要信众撑场面、诉说神迹和场面话，某些信众需要人潮，有点像是水帮鱼、鱼帮 水，所以啦！看到一些神坛总是聚集着信众，也是有人为了修行，不过也有人，你去认真听听她们在说什么，唉....不就是在做生意。道场也会有些有头有脸的 人，呵呵，我看有些信徒根本就是冲着这些人来，反正想要找商机、借钱、引荐等等，就是窝久了就会有机会。我看不惯的就是要为这些特定的人士特别服务，例如 配合调整通灵的时间、通灵得特别仔细、提早她们的挂号，是喔？修行路上还要分等级喔？？

庙里面的鬼神其实也会分派系的，像是我们的庙有郭老师和我，后来又多一位林姓灵媒，所以有几个灵媒，道场就会分有几派，因为我年纪比较小，而且很讨厌这些 是非，加上李保延也是跟我一样是明哲保身型的，所以我们这派通常不会介入。在道场里面，灵媒说的话可是非常有权力的，我就曾经几次被卷进去，你训斥或是不 喜欢某些信徒，那些信徒在道场的日子就不好混了，我就观察过，我特别不理某个人，那人之后进来道场，连一杯水都没人愿意给他喝，同理可证，只要信徒赢得灵 媒的信赖，那个信徒可是走路有风，不过这也不代表永远会是朋友或是敌人，总之，挺丑陋的。

庙里面的鬼神精灵也总是会受到波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曾经决定不当灵媒、离开道场的时候，我这派的鬼神就一起被赶出去挨饿受冻，她 们不敢跟着我回家，就在道场的附近晃着，有一次我经过时见着她们，看她们那样子，我哭了、她们也哭了.....可是我不想继续当灵媒了，后来就带她们去行 天宫，请恩主公收留她们，后来，我庆幸带走她们，因为，之后的一场斗法后的报复行动中，我至今仍无法放下的就是，林姓灵媒居然把我的人马全都赶尽杀绝，包 括李保延大哥，我不能原谅她，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愿李大哥她们能原谅我，我丢下她们、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我真的很对不起她们。

# 灵媒之路(十五)：两个灵媒

鬼神会分派吗？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白目，细心观察您会恍然大悟.....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道场就是我主责看病问事的通灵工作，祭改就是郭老师了。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想继续找其他的灵媒，因为我实在太不好控制了！读读我的文字大 概可以想象到我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感谢真主给我很支持我的父母，我从小就会把自己照顾好，因为有帮佣帮忙生活起居，所以生活自理能力到现在都差了点，但是 其他方面我都是自立自强，所以她们很少过问，我要当灵媒或是当个怎样的灵媒？选择大学的学校与系所和从事什么职业，我一向就是「告知」她们就是了，就连我 入了伊斯兰教，大概三个星期之间，我父母也都跟着我信了(感谢真主！)，总之，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我当然是当个很有特色的灵媒啰.....

什么叫做很有特色的灵媒？就是你有钱我偏不帮你看！道场要求我几点一定要做什么仪式，我就偏偏跑去球场看棒球！要我装的跟电视上的灵学老师一样，我就偏偏 要穿短裤凉鞋！我可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当然有我的思考在，要我穿道服？我就反问：「如果你穿成那样就会通灵我就穿啊！」难道一个人的能力必须用华丽的 外表装扮吗？那身衣服是要拐谁啊？要我看病就说拜托、难道要我拜托别人啊？唉.....少年得志大不幸，我可是深刻体会，以前真是嚣张过头了，当年，连立 委都会来问你，透露一下，某党的前主席的坟墓还是我定下的呢！刚好正值个超级重要的选举，我也参与了，唉....可是当年当选的某人现在作的实在太差了！ 我道歉！真是令人失望！总之，那年我才廿岁，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记得发生过几件趣事，就是我去道场时，顾庙的伯伯不认识我，我进去后就在整理一尊神像的胡须，那伯伯气得大骂！我本来不想理他，但是他骂到后来连我是女生 不能摸神像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我当然就发作了，直接把神尊们都抓下桌子，然后问他：「你想怎样？我不只摸，还可以丢到垃圾桶你信不信？」哇！那老人家简直 要拿出扫把了，还好有认得我的人出现了，才向他解释，我也决定给那些神尊留点面子.....也有发生过我穿着短裤在擦神桌，比较早来的新信徒不认识我、要 我去泡茶倒水，我也就照办，等到时间到、开始办事时，她们才发现要问事是我，哇！我真的第一次看见有人的脸变成绿色.....

我也不是不注重外表，我只是觉得不需要唬弄信徒，光鲜亮丽的派头到底是为了什么？把木头作的神尊搞得那么高要做什么？不是引人入迷信吗？？我这种非主流的 态度真是惹恼不少人，不过我就是老神在在有恃无恐，道场也找过其他灵媒啊！只不过通灵的「准确度」不够，可以偶尔串场就是不能当「驻场灵媒」！我最近听人 说，原来高雄那个最近惹上官司的男济公也曾在我们道场待过一阵

子，老实说我根本没有印象帮他看过，现在要找我看也可以啊，在同一个灵异节目归信伊斯兰 啦！！(这点可以尽管去跟他说.....他应该还认得我)

所以啦！就算恨得牙痒痒的，他们还是得要这样跟我拉锯，当然啦！我这种态度到头来还是让我吃亏，如果我当初厚道一点，可能也不会害我的人马被赶尽杀绝，如 果我谦虚一点，也不会那么讨人厌，听说我到现在都还是会让觉得「我说了算！」的气势，唉....造孽！！求真主慈悯我，让我做个诚实谦卑的人 吧！AMEEN！

当灵媒压力其实很大，通的不准就像是过气的明星，谁理你啊！？所以有许多灵媒必须花一堆时间修练，像是跑灵山啦！打坐啊！总之，就是要想办法把通灵的能力 增强，这压力真的很大，有时候是为了生计、有时候是为了面子。我呢？？大概是我一出生就会通灵，所以我不是很珍惜，我一直到现在都告诉自己说，或许晚上一 觉起来我就不会通灵了！也或许我真希望一睡之后就不要再起来，我真的不喜欢别人把生命的一部分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做不到。我这辈子没有跑过灵山，去跑别的 宫庙大概就是去踢馆的，打坐也是为了关掉阴阳眼，所以我有点像是反向操作，不过，我还是这个样子.....

说重点！有天来了个要祭改的人，叫做林Ｘ惠小姐，以后叫做Ｌ女好了，现在大概有四十了吧？她来祭改的时候就是麻烦一堆，意思就是 身上有很多鬼，抓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每天就是要处理几次就是了，她也是从小就是跑宫庙的，祭改完之后也变得会通灵，我当时还挺乐的，跟她说要 不要我们以后就一三五和二四六，这样我晚上就可以有我自己的时间了？我就能有我自己的生命了！不过，当晚就有歧见出现了！郭老师说他身上有个「王母娘 娘」，是个老太太，可是我眼睁睁就是看见一个七个头的丑八怪啊！！在公开的场合我没有说出来，但我私底下有跟我姊夫说，他也很困惑，这就是后话 了.....

Ｌ女待在道场的时间比我多得多，连父母都搬到附近去了！当然我去的时间就慢慢便少了，反正帮信徒看完病我就赶快溜就是了，一开始也没有异状，但是后来就慢慢改变了.....

最先发现异状的就是李保延大哥了，他跟我说道场的鬼神慢慢分成两派，两边互不说话，我这派的多属于会帮信徒看病的，其他的大多是武将派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怎么做好？我们就决定那不理就不理，我们别管她们，我们就看我们的病就是了！悔啊！我犯下大错！我没有留下武力！造成日后被屠杀却毫无抵抗能力的结果。的 确，她们(或应该说我们)会分派，不是有乩童是某些神的专属乩身吗？那就是分派系啊！处理什么事情要请什么神出来！那也是分派系啊！当时我就是负责看病， 要斗法、杀鬼的我都不理，唉...我不想当坏人啊！有些附身在人身上的鬼也不过是混口饭吃，何以不给鬼留条活路？？

分派系其实也没有什么标示啦！就像是学校班级中的小团体，通常都是互不说话，我使不动另一派的鬼、当然Ｌ女也使不动我的！我的鬼兄弟们就是只肯跟我说话、 帮我办事，同样的我也不会指望Ｌ女的鬼将们帮我什么？反正大家就各行其事、互不过问，这就是我所谓的分派系了！吵吵闹闹倒是不至于，不过说对方坏话是一定 有的。

同一派的我们当然会常常培养感情，比较常一起说话，我也会偷偷特别烧多点纸钱给我的兄弟们，好吃好喝的也是啊！会变成同一派除了经营感情之外，我想就像人 一样，喜欢在一起就是喜欢，不喜欢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就是看不顺眼某些鬼，自然就不会在一起，合得来的就在一起啰！

你会怕鬼吗？？我问过那些我不是很熟的鬼，你为什么要听我的？总的一句就是「气势」！我说话的气势她们就是会怕或是说会买账，所以奉劝各位千万不要「怕」 鬼，你怕、她们是知道的！就像是我们知道你旁边的人是生气还是高兴一样！所以啦！你越怕他们就越庄笑维，越是喜欢欺负人，所以有人说对鬼骂脏话是有效的， 但是不是畏畏缩缩地骂，骂是骂在那个「气势」！

吼，我以前真的长得好凶喔，连人都怕，唉...这是恶性循环啊！后来我归信伊斯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发现古兰经赶鬼真是有够神奇地有用！！我现在不用再把自己搞得凶巴巴的样子就可以治了那些鬼！以后再与各位分享！Insha Allah

# 灵媒之路(十六)：外面比较好玩！

自从认识Ｌ女之后，灵媒的生活就越加复杂化了....原本，我只要小心来踢馆的人和鬼、还有别人的符法，没想到这次道场是引狼入室，搞得风风雨雨、没安生日子过，我才了解有时候不是你不惹别人、不去争就算了，当你是别人眼中的沙子或是路上碍路的绊脚石，要不就自己移开、要不就接受挑战吧！

Ｌ女在道场的前三、四个月还算安分，多半我是扮演去解决他问题的位置，不过她几乎每天晚上到半夜都可以泡在道场，自然就越发地亲近了....她开始也会有所感应，后来挺认真的全勤打坐练功的，通灵的状况越来越明显，有些事情她就直接接手过去问了。不过我承认有些部分我很不喜欢她，因为我觉得她通灵的内容太 鬼扯了，例如说我们道场里的某某神有多利害、可以救多少人，可是一我跟那个神多年的交情，我怎么看祂就是没有长进啊？还有Ｌ女会有一些超夸张的「故事」， 例如他会说郭老师会去她的梦中教她功夫。我当时就说啊：「靠，郭老师都还没死耶！还去梦中？」我这种话当然不中听，不过郭老师听到Ｌ女这类型的故事可是笑 得合不拢嘴。想当年有信徒说感应到我去帮忙，我可是都很镇定地劝她去看精神科耶！套一句我们社工的术语：根本没现实感了嘛.....

有她的加入没有改变我那我行我素的习惯，反正她动不了我这派的鬼就是了！李保延大哥她们一向站在我这边，我们的人马连一句话都不会去跟她说一句，所以Ｌ女 也拿我们没辄，我们还是垄断看病这一部分，Ｌ女就往抓鬼、赶鬼和问事情、出文这一部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

所以当Ｌ女渐渐接手过去我也乐得开心，没什么挂碍，因为另一方面我那时刚入了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学系，加上我们班的同学真的都好优喔，所以她们也不嫌弃 我，我因此交到了几个知心好友。大学第一年她们还不知道我的身分，大概就知道我很怪吧？因为我每天一放学就一定要赶着回去，没办法.....得要去帮人办 事啊！周末、放假的时间我更不可能和同学在一起，因为那时候信徒多、还得要下中南部，所以她们也常常纳闷「这个人怎么这么恋家？整天赶着回家吃饭啊？」， 不过，到了大二我就渐渐卸下心防。

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与她们四处游走，我们会去看电影、散步、喝茶甚至唱歌，从前我所没有作过的事情，我也渐渐透露我的状况，而她们给我极大的支持，也让我 知道其他的观点，原来我也有权力笑、去玩耍也不需要有罪恶感，或许有阴阳眼并不代表一辈子就没有选择地必须去当「工具」。读的书当然也有差，渐渐接触心理 学和社会学，也开始往内心探索。总之，我对于外面花花世界越来越有兴趣，道场的工作就越来越像上下班了。

上了大学、交了朋友，我才知道我有权力当普通人，后来李保延的更让我体会到，其实就算是有阴阳眼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家庭或社会的贡献还比上一个踏踏实实的普通人，更别提神棍会带给社会多大的危害了。

# 灵媒之路(十七)：因信徒而起的喜和悲

当个灵媒因为信徒的状况会产生悲喜心，喜的部分当然就是因为信徒因为灵媒的关系而得到帮助，因为保生大帝或是土地公、玄天上帝的指 点迷津，让信徒恢复了健康或是作了有比较好结果的决定，然后满心欢喜地来道谢，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也是一直让我放不下这份身分的原因，我总是觉得能帮一 个是一个。

有时候我不需要动用到通灵的能力也能解决事情，特别是在家庭纠纷的部分，因为灵媒所说的话总是会有影响力，而家庭纠纷往往就是两方在认知上的误差所引起 的，然后两方互相指责，这时候我就会出面当「公亲」！其实就是要她们不要互相指责对方，有时候也会说说白色谎话，跟双方说是因为风水或是有鬼、祖先牌位的 问题所造成，也就是让双方有个台阶下，大家一起把过错怪到看不见的鬼神、风水和祖先就对啦！

是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民间信仰的灵媒其实是心理辅导员，洞悉人性的需求，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去选择就读社会工作的，因为我认定两者 都是助人的行业，我希望能藉此相辅相成，道场当然也是大部分都赞成，虽然也会有声音认为我根本不需要继续读书，就干这行就对了，不过我一直很清楚这能力是 老天爷(真主)给的，祂当然会随时有收回去的可能，所以不应该有依恋，一定要去读大学、有一技之长，我很庆幸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感谢真主慈悯)，总之， 大学教育虽是为了当灵媒、作更好的助人者所读的，却也变成我决定不当灵媒的原因与本钱。

我的挫折忍受度很低，失误和失败都不是我很轻易可以带过的，所以，面对我帮不了信徒的情况，我真的恨不得帮信徒担下罪业、解除她们的痛苦。我也见过许多惨 事：只相信拜拜和法术而不认真经营公司、为了拜拜而与家庭口角、失和，毕竟整天打坐或是搅和在道场聊天一定会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和质量。当然，一直靠着 神明指示作决定，当一个人很无助的时候当然会是一盏明灯，但是变成依赖的时候反而会降低一个人的「能力」，当一个人必须要灵媒指示或是抽签时，那他为自己 负责任的意识、他自己做决定与承担的能力都会慢慢衰退，虽然也有不沉迷的人，但是大部分人是迷误的，这间不准换别间、命盘是一个算命师换过一个，看着人们 这样引迷入迷，我的心真的好痛，我真的是想帮忙，但是长时间来看我是害了她们，我就算不是凶手也是帮凶。

还有令人痛心的悲剧，信神明而不相信医学，因此丢了性命。有件事不是发生在我手上、在别的神坛，一位母亲深信着那家伙，读国中的独生女都已经是确定血癌却 不让他就医，只肯让他听神棍的喝符水、吃毛豆皮和品克洋芋片，没错！这是事实！这是实实在在的悲剧，那孩子最后当然就是走了。还有人让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不 需要再去医院作检查，我怎么能负担这样的责任？？在我手上到底

有没有人因延误就医而受伤害我真的不敢保证，虽然没有人因此死亡，但是光是想到她们会受到伤 害，我只要一想到，那晚，我也不用睡了。

就我跟部分的政治人物和其他灵媒认识的经验，相信我，她们绝对、肯定没有各位聪明，她们与各位不同之处肯定是有一项：「她们很敢讲！」我也有认识让我非常 佩服的宗教人士，例如法鼓山的圣严法师、果祥师，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她们绝不迷信！她们教导人必须有自己的智慧，然后「自力得救！」我现在归信伊斯兰是因 为在我思考与体验后我相信伊斯兰是真理！当然各位也有自己的路要走，虽然伊斯兰知识在台湾算是很陌生的，希望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对伊斯兰的刻板印象，针对伊 斯兰的内容作思考，想必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

如果您也体认到生命是无常与有限，不妨花点时间想想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创造与运作的？您在其中又有什么意义？您要决定怎么继续走呢？鬼神的东西 在台湾多半是「听说....」感谢各位也「听说」我的经验与观点，希望能列入您为生命作选择的参考数据之一，然后您能展现自己的能力、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相信光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对您而言都是很好的经验。

# 灵媒之路(十八)：就是不买妳的帐

道场有了两个灵媒自然是一山难容二虎，我当时还是自信满满的，想那时大家伙还在 Call 机时，我已经有了当时还需要保证人和押金的手机了，哇！那时的手机 是大到可以当防身的武器呢...办手机是因为家人要找我，也是因为我已经不固定出现在道场，所以有急事或大案子才打电话叫我去，因为大学生活实在是太有趣 了.....

那时候虽然 L 女已经担任灵媒的工作，不过我还是一付无所谓、自信满满的样子，反正大案子还是得要找我，况且李保延大哥只肯跟我说话，不会替她们办事，所以 我的姿态还是高得不得了。我对 L 女其实也不是很好，更明确地说应该是我根本不喜欢她，因为她实在是太会拍郭老师的马屁了，那是我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更何况 我还是掌握着道场看病、开药单的专利，所以虽然我自认为已经做到应有的礼貌，不过老实说，我想她其实也没有吃过我多好的脸色，唉....我去道场一定是扑 克脸啊！

我一向希望道场信徒「保持冷静」！人该做的就是该做，鬼神没有义务、更没有责任、甚至是不一定有能力可以帮你！我一直是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从来不喜欢传一 些神话故事，看病、开药、赶鬼，其余免谈啦！我连道理都懒得说，妳以为信徒笨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聪明啊，谁都会说大道理，问题是怎么去克服自己内心欲望 的冲动与诱惑？

不过 L 女跟我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她真的很会「开文」，就是所谓传达神的旨意，一天十几张都没问题吧？只要你想要就有，反观想要我的文？就是像之前那两篇， 恐怕都要拖很久，我到后来不想帮人看的时候，嚣张到要信徒先掷杯，有杯的我才肯通，所以我这边门诊量大减，L 女自然就人丁兴旺了！我越来越不想当灵媒的时 候，L 女也有开文给我，内容莫过于如果我不通灵就会有大祸，她们还要我把文小心翼翼留着，我好像只收下过一次，其他的我都直接说：「我不信这种怪力乱神」

讽刺吧？没错.....但是她们的幻想越来越严重，每个星期六、日下午弄个白板在讲道，就是 L 女一边通灵、一边写下、一边教化大众，天啊！其实人潮听 说还很多，我没有去过，她们当时都说我会后悔或是迟早会去，不过我至始至终都没有去看过，其实有点是赌气，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超喜欢道德经和论语，道场的 人也都知道我喜欢看书、又钟爱那两本，L 女说我读的道德经是上册，上天要叫她写出下册，要教化我和大众，哟？污辱我就算了，怎么可以污辱我深爱的道德经， 信徒拿了一部分 L 女通的给我看，天啊？那水平真是差很多，我当然有信心那些不可能是「神」写的，大概是哪个爱嚼文的小鬼写的吧？我对我的古

文是有某种程度 的信心，所以我便跟信徒说：「老实说，妳们应该没有读过道德经吧？把这些文跟道德经相比，不觉得对不起国中老师吗？」那场道德经下册的教化风波就在莫名其 妙中结束了.....

她们的神话还很多呢....会说郭老师是宇宙间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原始天尊跟道德天尊吧？意思是连玉皇大帝都得跟他称臣，还有道场几个比较有位置的人都被封官了，称作「十二金」！据说是我们十二个人聚首之后是负责拯救世界的，然后听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没有清醒，所以没办法发威之类，等等....这好像是我 小时后看的电影「新十二生肖」的情节，就是那种龙祥电影台会播的那种，也像是日本的金刚战士之类的，哇！拯救世界这种事情只差我一个，当然得要去看看，在 我看了她们洋洋洒洒的告示之后，我只能说：「嗯，不过我的名字写错了，不是那个"伯".....」唉，真是无言。她们当然也问我是哪个伯？我自然是不肯 说了，我早先前就交代过家人，包括郭老师，也不要泄漏我的名字，否则会XXXXXX.....这招很有用，我用鬼神恐吓一向是会得逞的。

要我当灵媒，几乎是软硬兼施，上述当然是说我会对这世界有多大帮助，我从来不信啦....我是那种肚子饿会发脾气、兄弟象输球会拿拖鞋砸电视的人，要怎么拯救世界？？也会说我如果不当灵媒会.....。老实说，我以前也会怕，所以保了一堆保险，不过表面上还是装得很洒脱，摆出「要命一条」的 架式，另一方面还是觉得偶尔帮助别人不是坏事，所以还是会去道场上班，不过，我对灵媒的工作因为多了Ｌ女，所以就越来越觉得厌恶了.....

# 灵媒之路(十九)：她进攻了....

随着去的时间的减少、L 女角色越来越吃重，我也渐渐远离道场的核心，也就是地位慢慢衰弱，要不是有一直没办法解决问题的信徒，大概没有人会想到我吧？虽说 我有铁杆的李保延班底，还有几个比较死忠的信徒，不过我越来越不重要是明显的趋势，后来居然出现了一些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传闻.....

当然是从 L 女传过来的，她开始说我被「魔」给控制了，所以才会反常、不听话之类的，年轻气盛的我当然不服，应该是我欺负鬼，怎么会有鬼欺负我的事情发生 呢？说我被附身，我真有被污辱的感觉，所以我当然要去证明我好的很，所以偶尔也会去呛声，现在想想还真没意思、浪费我跟朋友聊天的时间。

幻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有回 L 女郭老师家，说玉皇大帝下了个「旨」，然后有许多魔王来进攻，她们打了一整晚的战，杀敌无数，听说当晚有在的人都加功德三 级！我听入耳中很不是滋味，我便说：「那弄张有个每个人名字的告示在道场，表现好的上面就贴红频果啊！」她们也不爽，说我是忌妒，我当然要去郭老师家看个 究竟，我一去就看见四个丑八怪站在不同的地方，详细的容貌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总之就是很丑，分别站在门口、电视前、郭老师的座位和放月历的地方，呵 呵...我得胜了！因为我说的四个地方正是昨天她们说天兵天将驻守的地方，我便说：「我怎么看就是鬼入侵！难道我点出来的地方有错误吗？」正当我在说的时 候，郭老师位置那边的那个水鬼(L 女叫她是海龙王啦！因为它是海里来的，不过我喜欢叫它水鬼，因为它有鳃、还带着鱼叉！)，那水鬼居然拿起鱼叉向我攻击、 往我胸口插来！虽说她们无形、可是还是会痛耶！我当下弯着腰对郭老师说：「你自己看！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他为什么要杀我？你自己看！」郭老师一看后也是 一惊！我请郭老师帮我拍掉那水鬼，因为我真的很痛、没办法反击。后来郭老师听了我的，也把那水鬼、还有另三个同伙给杀了！

这种事情之后还发生过，我真的觉得很累，因为每次「引狼入室」，总是引来许多鬼占据郭老师家或是道场，我却要护土有责.....时常奔波，气死我 也.....气的不只是因为累，更是因为郭老师总是一错再错，总是听信 L 女的话，当然啦！L 女也有她的说法，她说这是上天给的考验，她必须要一起演出。但 是，在我眼里，不过就是想夺权的把戏，没办法、道场的利益太大了，自己开道场也未必有这群信徒，直接接手不是更痛快。

郭老师学到教训吗？哼....是很久、很多次以后，他才发现这是权力游戏、跟神无关。

# 关于打坐与古兰经

以下是我自己的体验，供您参考.....

我第一次正式学打坐约莫九岁左右，因为我的干妈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小时后带我到处去宫庙祭改的"固定班底"之一。在她的介绍下我去某一佛堂住了一段时 间，至少有一星期以上吧？因为我太小、又太久所以记不清楚了，不过我那时候是住得很愉快的，有点乐不思蜀，当时住佛堂真是一大乐事，整天不是念佛经就是打 坐，还可以问问师父人生、鬼神的问题，除此之外就是吃吃喝喝，搞得我都不想回家、想剃度了，想要出家的念头一直都没有停过。我一直都渴望能有个「知道我」 的出家人把我带走，离开这世俗的一切。

回归正题，打坐、静坐基本上就是一种让人「放空」的修练，更是一种让全身放松与感官净化的过程，打坐后莫不感到心身愉快，更特殊之处在于让人的感官特别清 明，好像看的更清楚、听得更明白了，这是我打坐、也是许多人打坐后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感官变得特别敏感的时候，更容易知觉到鬼(精灵)的存在，当然啦！ 有些人会坚持她们看见的是神，不过在我眼中鬼神都是精灵的化身，有分好、不好、各式各样罢了！因此，有许多修禅宗的人，少不了对鬼世界的接触经验以及灵通 的感应。

有这些感应是正常的、更是普遍的，有些修为很好的，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便不会大惊小怪了，但是有些人就会闹得沸沸扬扬的，以为自己是神佛降下天命什么的？ 随便啦！？如果一个人的家庭和社会责任都完成了，了无牵挂后当然要怎么做伤害都不大，怕的是为了修行、执行神佛的旨意而倾家荡产、抛妻弃子的，这些骂人的 话我是针对那些只爱在庙里泡茶、跟信徒说些人生大道理、编织美梦或恐吓那些追求信仰的无辜的人，有过经验吗？去那里总有灵媒会说：「你是XX 星下凡、现在 不顺、因为如果你不 XX 就会(恐吓)，但是将来很好(利诱)....」我想，我可以写一本灵媒教战手册出版了：《十天内让你成为得心应手的灵媒》哈哈？不 知道会不会有人买？？

再让我骂一下！我以前就看过不少，乩童最后就跟信徒的老婆在一起的例子，连亲生子女都不要喔！说到这我就肚子一把火。

好吧！回来了！所以我们灵媒一定要时常打坐练功，这样会让我们对于鬼(精灵)的感应更加灵敏、通灵更加准确与快速。打坐不是全然的不 好，为什么要有导师？就是担心走火入魔，当你放空的时候就是那些鬼方便搬来你家(身体里)住的时候了。依据我个人的经验，鬼(精灵)通常会在背后上部入 侵，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想要打坐的话，务必要穿件背心什么的，保护体温可以拒绝鬼(精灵)上身。最要注意的是，打坐中的幻视、唤听请不要当成一回事！！被骗 的人当初都不

会觉得自己被骗，都是尝到苦果才知道，我承认我自己就是被骗的之一，当我发现事实的真相时，可是糟到想去寻短呢？这就是后话了。

至于经典的部分，我过去是没有用经典赶鬼(精灵)的，是在成为穆斯林(回教徒)之后意外发现的，因为我不当灵媒后，还是有人会来找我帮忙赶鬼(精灵)，我 就说因为我已经成为穆斯林了，不能再用老方法，我谈谈看好了，成不成在真主、不在我。后来我去帮她看，她的症状也是通灵、不过是通灵过头了，以为自己是救 世主之类的，也就是在庙理应该很了不起，但是在社会上、家庭中是个疯子啦！我不知道该怎么赶鬼(精灵)？当时我很担心我出教(违反伊斯兰)，所以我就念了 三次作证词、还有一些求真主给我保护的经文，想不到，那个鬼(精灵)居然怕得要死！？我问那个鬼：「你怕我吼？」他就说：「我出来她身上了，不过是她自己 让我上身的」，我当然只好作一些道德劝说，以后看真主的安排啰？整个细节 Insha Allah 我以后再写出来。

我后来是超级纳闷怎么这样就会有效，后来在 Musa 阿訇(具有宗教知识与德行的人)的说明下我才恍然大悟，因为古兰经确实是「真主的言语」，朗诵出来的声 音就是如同真主所说的声音，所以所发出的能力当然是无可匹敌的！！Alhamdulila!!所以啦~~~我现在都是用朗诵古兰经赶鬼(精灵)，效果真的 都很好!!效果也是有程度的，我必须再次澄清，效果的好坏总归还是取决于真主的意欲，真主要成就是成了、反之亦然，如果真主够喜欢你的话(当个让真主喜欢 的好人)，我相信赶鬼的功力一定会大增的！所以只是模仿声音、没有信仰的人，有可能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

呼吁一下！我们穆斯林兄弟姊妹们啊！当个让真主喜欢的人吧！有口无心念一念或是作的不够好，不会让我们比非穆斯林更得到真主的垂爱的。

# 灵媒之路(二十)：小人就是小人

我和Ｌ女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不管是鬼神或是待人处世都有冲突，我一向不爱搭里鬼的，有信徒要问事祭改，我就是当个翻译，成不成功不在我，鬼躲在人的身上 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不一定都是鬼的错，很多都是人求来的，譬如说去庙里求鬼让她有钱、帮助他什么的，那当然鬼就吃定那个人、住在那个人身上，大家(鬼跟 人)都是为了生活嘛....干麻互相为难！同样的，庙里拜的「神」也是比较高级的鬼，差别只是在庙里的有金身可以有地方住，如果那个神(高级的鬼)或是路 上的鬼像人一样有好的品行、作了很多好事，我们当然也要尊敬她们，但是不至于要又跪又拜吧？？更不需要幻想祂们能够无所不能，生活是否幸福最重要的关键因 素应该是在自己吧？？

所以我从来不杀鬼的，大家好聚好散，不过郭老师和Ｌ女友时候为了信徒的请托或是展现自己的能力，会要我方的鬼把对方杀掉，这让我很不能接受，常常是气呼呼 的转头就走，但是我发现除了转头就走我又能怎样呢？等到她们遇到不能处理的问题，又会对我好言相劝，我心一软又回去了，这样来来去去，我和道场之间的拉扯 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升高，不过基本上我还是挺拿翘的，因为我有信心我是站在正确的一方，直到Ｌ女作了我永远不能原谅的事，我发现我的世界碎了、我的未来 绝望了。

她们杀了李保延.....

每次想到我都想哭，她们关起门来把李大哥和弟弟们都杀了，一个都不留，连一个赶来跟我求救的机会都不给，连让我跟他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 灵媒之路(廿一)：公义在哪里？

她们杀了李保延大哥

我接到我姊夫的电话赶去他家，我不敢相信，我去道场找也找不到所以就赶快去了他家，郭老师和Ｌ女说，原来李保延是魔的卧底，卧底在道场中要破坏，还要陷害 郭老师，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是谁让道场高朋满座的？居然说最不陷入斗争、最不管是非的李大哥是坏人？？垃圾！

她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把李大哥和小弟们都杀光了，还得意洋洋地跟我说她们抓到凶手了！怎么说是凶手呢？？因为自从我离开道场之后，有时候她们办事会不 灵，郭老师的身体也变不好，脚部常常发热、溃烂，我的看法是因为她们逆天而行，不过当然不被她们接受，找个替罪羔羊是最容易的！她们一直觉得是有魔在作 对，只不过一直都抓不到，所以哪天心血来潮，Ｌ女就说是什么天尊的告诉她李大哥就是凶手！！

我发现我找不到她们的时候我只感觉到我的世界都变暗了，那天郭老师和Ｌ女跟我说了什么我其实都没有听进去，只记得一点画面，郭老师和Ｌ女很得意地说她们终 于获得解答，她们克服魔的考验什么的，但是她们得意的脸孔却是我的痛，我的脑中一片空白，那天晚上的一些事情是我姊夫后来又跟我说的，我怎么回家的我都不 知道，不过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这不是事实。

当晚，我对着天祈求、拜托，希望这只是上天布的局、是上天的考验，李大哥只是先避避风头，他们只是接受上天的命令躲起来，会偷偷来找我，会有讯息偷偷跟我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求老天爷赶快让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至少，至少先让我知道李大哥没事，让我们见个面也好，其他的我可以忍耐，不过，上天没有给我 任何回音.....

隔天，还有接下来的好多天，我不停地向上天哀求，求求他让这个不是事实，我做了很多许诺，我可以终生不嫁守身、我可以听他们的乖乖当灵媒、我愿意出家、我 愿意放弃当灵媒的能力、我可以不要再见到李大哥的面，只要让我知道他没有死就好。我把我能做到的、不能做到的都跟上天作交换，不过，什么回音都没有。

我到处找、附近的庙、宫，还有新竹，还有附近的路口，我和李大哥曾经在一起走过的地方，我拜托我认识的所有的鬼帮我找，我都找不到，我找了好久，还是找不 到，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或许他已经死掉的事实。第一次，我恨上天，怎么会这么不公义？？天理何在？？

# 灵媒之路(廿二)：I am nothing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值我升上大四，我恨透了道场，但是我还是相信或许有一天李大哥又回来了，然后跟我说这一切只是上天的考验，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过日 子，我不想也完全对于灵媒的工作绝望，我根本不想要想到这个身分，我完全与道场决裂，顶多跟我姊夫保持联系，他很不希望我不继续当灵媒，而我，每天晚上睡 前总期待这个灵媒的生命历程只是一场梦，或许我醒来之后我就忘记有这一回事，更好的安排就是让我入睡之后就不要再起来了。

只可惜我睡前的两个愿望从没有实现过，而且我开始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是我害死李大哥，如果我当初听道场的话她们就不会报复他、杀了他；如果我自己开一间 场，把李大哥和小弟们都接过来，他们也不会死；如果我当初姿态放低一点，不要看不起其他的鬼、跟 L 女的那一派的鬼有点交情，或许在她们下手的时候会有鬼来 跟我通风报信、那我就来得及阻止这件事。很多的如果和或许在我脑中盘旋，我从信心满满、不可一世变得意志消沉，我害死她们、怎么有资格好好继续活下去？？

心中的自责让我快要疯掉，我也祈求上天让这些都变成没有发生过，我也想过那干脆让我失去这方面的能力、假装我是正常人，不过事情没 有那么单纯，如果我没有阴阳眼和这些能力，我就没有办法抵抗 L 女。抵抗，是因为 L 女和郭老师希望我继续替道场办事，这件事情是她们对我的警告，如果我不 从，那么既然她们能杀了李大哥，自然也能控制我。

这些日子也会看见道场的冷暖，L 女她们说我失去能力了，或应该说我是在她们的掌控之下才能有能力，总之，过去对妳鞠躬哈腰的信徒都 不一样了。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原本以为我会一辈子当灵媒的，但是我不想接受他们的控制！另外开一间庙？但是 L 女她们随时会把我的鬼朋友 杀了！还有，当李大哥他们都死了，我怎么还有脸继续活下去？？如果我不再是灵媒那我能做什么？我害死我朋友，或说是我曾经认定可以过一辈子的他，我到底算 什么？I am nothing!

# 灵媒之路(廿三)：生命有很多种可能

失去一个亲密的朋友的确很痛，当然还有身分认同破碎的痛，以前灵媒混得还不错，本想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干脆当成工作算了，「收现金、无赊债、免税金！」多 好啊，不过我自从读大学之后就觉得外面的世界多可爱，在课堂所得到的成就感、读书的收获也是很痛快的，所以即使当时有人说我根本不需要读大学，干脆当职业 灵媒，我连考虑都不考虑——就去读大学啰！！

上大学以前的重心放在乐团，功课基本上都可以应付过去，反正我父母不会太计较我的成绩，我很感激他们，虽然我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大一样，不过感谢真主给我 这么可爱的父母，他们总是教我「做人就是要活得快乐！」，他们不是很懂宗教，更不清楚我在道场作了些什么？(我爸大部分时间会陪我要不就是我姊夫，不过他 们还是看不见我的世界，不过他们会保护我)他们教我最宝贵的一课：「虽然我当灵媒，但是我也有权力当一般人」。

我的幸运就是在这里吧？我爸爸会陪我练棒球、带我去球场看比赛还有练书法，(可是他不让我转学去参加棒球队)，我妈妈买给我第一套棒球用具、带我去看电影，半夜有棒球转拨的时候还会叫我起床、煮稀饭点心给我吃，虽然他们比较喜欢去卡拉 OK 高歌，不过每次我的音乐会他们都会勉强坐完三个小时(但是他们会偷 带零食进去吃、每次都说社教馆国父纪念馆音乐厅不能吃东西，每次都讲不听，千万不要学他们啊！这是坏的示范)，还有我很谢谢他们买书不会手软，虽然至今他 们还是无法理解怎么会生一个喜欢平剧和四书的小孩，我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很忙碌，或说是多采多姿吧？

所以虽然灵媒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块，但是从来不会是全部，这段历史让我有许多痛苦，却也给我许多成长，就像是我最喜欢的〈定风波〉那首词，那滋味就淡淡地在我心头.....

不当灵媒之后，正确地说应该是不想继续被郭老师所「用」之后，我把重心转移到学校生活，但是还是会帮人赶鬼看病的，这一开始也是为 了帮助人，到现在也还是，只不过现在所谓「帮助人」已经有另一层的体认。有些事情不是单方面的一相情愿，我们常常会用「好人」去形容一个人，其实我很讨厌 这样，对我来说，当人们说出：「其实他是一个好人！」言下之意就是，我除了说他是好人之外，没有什么不是负面的话可以形容他了，另一方面，其实是我们自己 想当好人，不是吗？？好人？乡愿？德之贼？？尽管说服自己吧!答案只有自己知道。

大概是读社工加上跟申湘龙老师学容格心理学的关系吧？所以总喜欢对道德伪善做点嘲弄.....灵媒是台湾的显学吧？我不管到哪里总是会听到有人说自己也很敏感或是说这种人看多了，暂且先不要作心理分析，虽然人们总是对世界上所

有的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总会觉得基督徒就应该是怎样？在我分享我的故事之余 我不免想说，请先不要急着说您都知道，我有我的生命、您也有您的生命，或许我们之间会有交集，或是企图用各种理解与分享去看见对方生命的道路，然而，生命 的道路有时连自己都看不清，请先别告诉我该怎么走，因为，终究我还是得自己为走下去的每一步路去负责、去努力。

# 灵媒之路(廿四)：拉拉扯扯

决定不当灵媒后深深体会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周遭会有许多声音，有好言相劝、哄骗我继续下去的，也多的是嘲笑我无能的，一开始任何一种都会刺激到我， 为了意气之争，我会想要去证明她们的错误或是听了奉承的话而晕船，不过颇有理智的我总会让自己赶紧认清现实、回到属于我该认真生活的世界，所以我算是反反 覆覆进出道场，不过这反复的时间越来越缩短，每次回头进入道场总是更失望地出来，而这清醒所需要的时间是越来越短.....

回去的原因大部分是有信徒的问题没有办法处理，偏偏如果这个信徒够大ㄎㄚ、钱够多，她们就想办法弄我回去，当然也有把我激怒之后，我气不过，就回去直捣 乱、挫挫她们的锐气，现在想想正所谓「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啊！」有几次回去是因为郭老师，因为他生病了，他放任那些鬼在身上动手脚，当然以L小姐的说法是 在帮他治病，有一次脚都烂了，所以我就回去看看，把那些鬼赶走之后她们给我的答案是：「这是上天的考验、郭老师在为大家牺牲。」好啦好啦！你要怎么说都 行，反正都是她们对，这个模式就是郭老师出事、我回去赶鬼、L女离开、L女哭着回来、我离开，就这样反反复覆。上面这种模式好几次，反正她们能找到说法自 圆其说也就继续玩下去了。

可以看得出来我和L小姐是王不见王,没错啊!我就是听不下去她说的鬼故事,有一回我接到电话,她们租了两台游览车要去北方超度孤魂野鬼,叫我务必要去,这 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听说会有很大的功德什么的？我当然没去啦.....我觉得这是吃饱撑着，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还花钱租车去乱烧纸钱制造污染，不过我的说法很不受到欢迎、被大家嗤之以鼻，也有同情我无法领到这些功德、失去功力大增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没有去。

据现场目击者描述，她们超度了好多鬼，还在天上对她们挥手说再见，据说这一批鬼成了现在天庭的天兵天将，还有重头戏是她们超度了北海一个大神，总之好像是 被玉皇大帝关在那里、不过好像是冤枉的，自从郭老师和L小姐解救他出来之后，他就奉了天命带着那天那群鬼兄弟们到天上当玉皇大帝去了！等等....为什么 玉皇大帝要下台？哇！L小姐说这是因为之前玉皇大帝派李保延大哥想要陷害郭老师，所以郭老师之前才会生病，现在玉皇大帝受到天谴，被撤换、换成现在她们从 水里救出来的这个。

天啊？这个故事大概我八岁的时候跟我说我都不信了！！在她们惋惜并嘲笑我错失解救新任玉皇大帝的大功劳时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妳们要为你们所作的事 情负责。」那些人现在的下场？郭老师的道场关了、L小姐现在罹患忧

郁症企图自杀、还有一个在道场干出吸金卷款潜逃、还有一对破产跑路的夫妻，其他的我就不 大清楚了。

# 灵媒之路(廿五)：了不起就是一死

我对灵媒带来的名利基本上不会太眷恋，不是有高操情怀的不眷恋，而是我知道那个代价我付不起，况且我在学校、社工界也能表现得很好，得到很多肯定，也交到许多好朋友，不需要透过信徒的奉承得到自己的虚荣的满足，况且，我清楚了那根本是毒药。

既然利诱不行那就来武吓吧！！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想斗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吵架也讨厌吵架，不过我的存在总是会带给 L 小姐威胁，不管我有没有想这么 做或是能不能避免，遇到不能处理的事情，旧信徒会拜托我回去处理，更有些老信徒指名要我帮忙，我当时也是蛮跩的啦....还常拿翘，喜欢摆出一副姿态： 「不是说我不行了吗？干嘛又来找我？」简言之，就是不够厚道，所以后来当 L 小姐累积到一定的实力她也不客气了。

当初有李大哥在的时候我挺「靠势」的，要斗就来啊！不过后来李大哥死后情势就逆转了，我只剩下挨打的份，老实说我很担心她的报复，被放符法的感觉的真的很 糟，我的症状是一直吐，明明三天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还是会一直吐出灰色的液体，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还，实在忍不住会了就出去吐，身体就像是全身烫伤， 怎么睡都不好、一碰到就是灼伤的感觉，苦不堪言啊！可是又不能说，因为，我说出来就是屈服了，我也担心我父母会劝我既然如此就认了，但是我不想这样认了， 那是暴力！！既然是错误的事情自当威武不能屈！我忍下去、我就不信世上没有公义！

除此之外也会来堆鬼烦我，不过这不比放符法痛苦，祇是烦人而已。有时候心情低潮的时候加上身体痛苦、还有不当灵媒后未来的混暗不明，如果这些同时袭上心 头，自杀的念头总是盘绕着我，自杀的念头真是千百回、遗书也写过一张又一张，绳子也挂上梁过，只是总觉得自己太不孝，都还没侍奉双亲过，我是父亲的独生 女、母亲生活的重心，我一走、不只是不能是奉两老，大概她们也会跟着去死吧？？这些念头一直在我心中拉扯.....

直到有一次我走到高高的楼层，连腿都有点软了贴在扶手上，我在想、我还不够洒脱.....我含着眼泪、带着恨意仰忘天空，我很用力地对上天说： 「祢为什么要把我生成这样？为什么？祢的好玩却是我不能承受的，好啊！如果这是祢要的结果！我去死，我现在就死，看祢还能怎么玩我？？否则，祢给我一个答 案？让我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很奇怪！我从心底感受到一股很安祥平和的力量，告诉我自己：「27」

当下，还有之后，我以为这意味着我在 27 岁就是生命的结束，当时，我 20 岁。

# 灵媒之路(廿六)：如果我只能活到 27

「27」这个数目对我是很有意义的！

虽然是在很慌乱的情境之下得到的，虽然不知道这个讯息打哪来的？就像是一个在水中将死之人抓到了一个浮木，或说是总算为继续活下去 找到一个说法，唉.....当认清灵媒的工作是一个上下交相贼的幌子的时候，我内疚极了！不管是轮回报应的说法或是后是审判的观点，满满的罪恶感让我连去 死都不安心。

「27」是我的大秘密！虽然我把它姐读成我死亡的年龄，我也心存着侥幸告诉我自己或许那是个象征着重生的数字，我把它放在心理，我相信到了 27 岁生命会有变化的，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新生。

既然我连死都不怕了，我的生命态度好像翻转了一遍，相信有许多的朋友会认不出来我是谁。我以前是很文静的(好啦！不要笑了 啦.....是真的啦.....)，后来变成玩世不恭的态度，反正只剩下几年，不如好好玩玩，反正 27 岁会死，那么那些鬼和 L 女在此之前不至于会把我 整死.....

所以，我开始会「整鬼」！就是开开鬼(精灵)的玩笑，她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偏偏不做.....几次下来，我更确定她们除了出那张嘴，也拿我没办法辄 啊.....人也是一样，L 女说我不听话会家破人亡，我就回她：「对啊！妳好神啊！真会通灵啊！我家昨天纱窗破了都知道、我妈妈姓王(亡)妳也知道 啊！」还有还有....她们都要叫我不听话要小心血光之灾，我当然也会回上几句：「好利害啊！怎么知道我昨天练空手道伤到脚指甲、流血了.....」

从此，我开始发挥我的「幽默感」！记得我大约大四的时候，L 女约我到道场决斗，我赴约后觉得有点不妙，L 女这次是来真的了，因为当 天信徒很多，显然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有三个女子每人手持 108 炷香对我施法，三个人绕着我、挥舞着香、踏着脚步，我心理有点担心，唉...我已经长得不 怎么样了？万一拿香往我的脸上该怎么办.....L 女照例说着一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之类的话，后来总算到我可以说话的时候了，她说：「妳本是 XXX 下凡，如果听话 XXX 就会 XXX(利诱，看电视就知道内容了)，如果不听话就 XXX(威胁，没有什么新词)，所以，你现在赶快悔过！要不要接天命？？」我 狐疑着：「接什么？」L 女说：「接天命！」我说：「接？怎么接？用水桶接喔？？」说真的！我看见 L 女快要中风的表情，旁边一干看热闹的信徒也彷佛老天爷要 劈雷下来的惊讶，L 女很明显措手不及，手也停了、脚步也停了、话也没了.....

过了一会她又说：「妳如此执迷不悟，我要派十二观音大士去妳家教化妳！」我给了不礼貌的眼神后说：「喔.....别太早来，免得我不在家.....找不 到地址再跟

我问吧.....」然后我就扬徜而去.....当晚心理还是有点毛毛的，不大敢睡，果然到了十一点半左右，有十二个手牵手的女鬼(精灵)飘进 来，真是说有多丑就有多丑，我当下瞪大眼睛，指着她们把我毕生所会的脏话都使出来了.....然后她们就飘走了，我还目送她们离开耶.....

从那次之后，L 女就比较少烦我了，不过还是一阵一阵啦，大概道场没戏唱了、没故事说了就来找我挑战一下，我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嘴里嚷 嚷着死都不怕，不过还是会有点担心，所以每次斗法之前，我都会跑到天空底下，对老天爷说：「老天啊！如果她们是对的，你要给我个说法，否则我不服，如果你 有公义的话就不要让她们得逞！请保护我！」然后再看似从容地赴约。

# 灵媒之路(廿七)：27 之前要做什么

我还记得最后一次决斗，也是把我叫去道场说我身上有「魔」，那次应该也是有备而来，因为也是有许多信徒围观，我对我总是处于被动的状 况很沮丧，不过也没办法，但是我相信老天会保护我，我当然赴约之前也在外面向老天爷陈述一番。进去之后 L 女和郭老师要我站在一堆神尊前面，然后就开始轮番 做法，约末三十分钟吧？

郭老师问我：「好！现在有什么感觉？」

我回答：「有耶！好像脚有点感觉？？」

郭老师：(把 108 炷香的火力集中在我脚部，然后说)「没错！就是躲在脚部，快要被我逼出来了...现在感觉怎样？？」

我说：「我觉得口好渴.....」

郭老师：「好！没错！阿惠(L 女)妳去祭改她的嘴巴那边！要小心！」

我说：「不是啦.....我是站了好久，烟又这么多，当然是又酸又渴啊！妳们两个都有轮流，我可是一个人从头站到尾，要不然拿把椅子给我坐、在帮我泡杯茶，妳们就继续弄？？」

场面变得好尴尬啊！郭老师只叫我快回家之类了，我就回家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被她们做法。

从此之后，我的日子离道场越来越远，离朋友越来越近，自此展开快乐的大学生活！我好急啊！我错过许多丰富的生命经验，什么事情我都想要尝试，我跟朋友去下 午茶、去旅行，我花很多时间看书，参加许多公益活动，我忙得不可开交，把一天当两天用，我舍不得睡觉，因为我知道我错过好多东西，而 27 岁又好近，我要认 真积极过日子！！

所幸我在学校还有社工界都找到我的成就感与满足，心理的调适的很顺利，当然忙碌的生活没有办法填补生命意义的那一块，不过我相信当我认真去生活，老天不会放弃我的，我从认识不同的宗教信仰去寻找，我期待有个信仰可以回答我这一切，可以安顿我的心灵。

# 灵媒之路(廿八)：不同的宗教与方向

我曾经尝试不同的宗教信仰，民间信仰的部分我会去看看其他的宫庙，但是常常会回想到过去，所以会有避之唯恐不及的反射情绪，看到那些灵媒、通灵的、见鬼 的....我小时后还曾经以为人人都应该看得到鬼耶！？大概我上了国小才发现看见鬼的其实是少数，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了，说是偏见我也承认，我实在很受不了 台湾有一堆人用着神秘的眼神说着：「其实我也看得见.....」拜托，在台湾没有鬼经验的(看到鬼、感应到鬼)算是少数吧？说自己看得到鬼就好像是自我介绍说自己有两个眼睛、一个嘴巴一样，然后大家把鬼各自表述，加深对鬼(精灵)的无知与幻想，当然啦！我并没有对鬼(精灵)世界诠释的专利权，这点是我和任何一位要谈鬼(精灵)的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免得造成听者的误解。所以~~我是讨厌误解鬼(精灵)的人啦.....

我也尝试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去过基督教的教堂，读了圣经也跟传道长谈，不过当时的经验是总觉得把我当成被鬼附身的人，可是我总觉 得我很正常啊！所以便没有接受基督教，当然关于三位一体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啦.....至于天主教我就比较喜欢，我曾跟我妈提过我想找个信仰，基督教好不 好？我娘就说她比较能接受天主教，因为她小时后家里对面就是天主教堂，神父人很好，她也常常去参加弥撒，不过我企图去认识天主教却徒劳无功，天主教徒很欢 迎我但是并没有跟我说很多道理，偏偏我最需要的就是道理，所以也做罢.....

我还接触过摩门教喔！但是基于个人的偏见，我实在不是很喜欢白种人，所以也做罢....至于佛教我也试过，我去过慈济，她们人很好啦....不过因为我对 于教义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转到法鼓山，我去法鼓山上课，那里的道理就多了，我也喜欢她们的打坐，不过我的家人很反对我接触佛法(因为我以前曾经吵着要出家)，所以也是若即若离，自己看书打坐的成分居多。我也接触过藏传佛教，特别是大宝法王的教法很吸引我，但是偶像崇拜和性别不平等让我「信不下 去」....

我就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飘来游去，心理倒是不急，因为我想说 27 岁应该会明了，不过我把 27 岁一直放在心理，因为我担心有鬼(精灵)会拿着个数目欺骗 我，让我误以为是真理。我在大四的时候认识了东华大学的教授蔡怡佳教授，她的先生是我社工实习时的主任，因为两位都是在台大硕士班研究超心理学，所以很有话可以讲，当时刘主任正在在职念台大心理学博士班、蔡老师在美国莱斯大学攻读宗教研究博士，我和市面上很流行的灵姬成了她博士论文的两个研究个案。

讨论的过程真是痛快啊！怡佳透过讨论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并藉此初步整理了我的经验，也教导了我许多知识。从那个时候 开始我发觉关于灵媒的议题已经有很多深厚的知识与讨论，只是我并不知道罢了。我们进行了数次的访谈，但

由于次数并不多，所以这次的经验对我来说主要是在于 关于灵媒的观感方面，给我新的体验，至于在这方面产生动力去探讨，便是在 2002 年秋天的事了。

在 2002 年中因为参加课程而认识了申湘龙老师，申老师的课程主要在探讨深度心理学[1]，特别是以荣格心理学[2]的角度来讨论个人的经验。上课的初期的心态是以社会工作的角度与身分去学习荣格心理学的知识[3]，由于所学的内容便是讨论整合自己历史与经验的过程，因此在课程进行约三个月后，我决定将担任灵媒的经验做自我揭露与心理工作。

越多的讨论与相关知识的学习让我越感兴趣，虽然因此产生的疑惑常是比得到的答案还多，但是我的心里却得到从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在这段 经营生命的过程中我也会偷懒、逃避，但身边的飘游不定的鬼魅却是我最好的提醒，提醒我不要再虚掷生命，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诚实面对并付诸实行。

在心理工作进行的初期阶段约半年间，我将我的人格状态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做处理，一号人格为担任灵媒的我，二号人格为现实世界中的我[4]，以二号人格的身份去分析一号人格的经验。这样的工作教我练习如何去诚实的面对自己，只是这样的探讨方式只能止于经验的描述与诠释，就像是社会工作的评估与分析，却无法贴近我的生命。

[1] 「深度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重在探讨个体内在的意识历程，与更深一层潜意识历程之间的关系。

[2] 「荣格心理学」—代表狭义的分 析心理学。研究的是心灵的结构和动力，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后者扮演补偿意识型态的角色，如果意识太过于偏执相对的，无意识便会自动的显现，以矫正平 衡。潜意识可以透过内在的梦和意象来调整，也可能成心理疾病，它的内容可以外显出来，以投射作用的方式出现我们的周遭生活。

[3] 当时学习荣格心理学的态度是想要增进自己对此一流派心理学的知识，以增进评估与处遇案主的技巧。

[4] 现实世界中的我指假设我没有灵视的状况，是一个正常的人。

# 灵媒之路(廿九)：永保赤子心

到申相龙老师那边对我生命影响很大，说是上课不如说是师徒制，因为我们上课不是坐着听老师讲，而是每周原则上是一次到老师家去，主题是容格，通常是下班后 就过去，从伊起吃晚餐就上到凌晨，我最早回家的时间是两点、过夜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这样「磨」了一年多，想想也真是不容易，还很认真做了梦工作，在那里可 以掏心掏肺地说心底事，反正是梦工作、想逃也逃不掉，反正梦是不可能骗人的，在那里我对抗着各种心理防卫机转，了解自己、看看别人，这样的训练是很扎实 的，也是挺痛苦的，有许多学生不堪老师的训练半途而废的多的是，或许是个人特质所致，「诚实」一向是我人生的座右铭，我不会太害怕诚实面对自己以及他人的 黑暗面，所以这段期间我觉得收获很多，在道场和社会这么多年，不敢说见多识广，不过我自认为我很认真诚实去面对，因此这都是我很好的反思材料，一些心理历 程很难分享，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苦闷的心情在大学、工作与申老师那里都有所出路，在大学当助教混得还不错，所以工作起来很有成就感，加上我乐爱赚钱的兴趣，总喜欢跟着姐夫到处学经商之 道，我觉得「活着真好！」只要活着，事情总会有出路的，虽然我面对这么多鬼(精灵)和道场的是非，小小年纪必须面对人性的丑恶与利益的纠葛，不过，人生总 是有活下去的意义，我总是会看见生命中美好的事情，让我看见一个孩子的笑容就足以让我心情愉快一整天，对于灵界事物我开始渐渐淡忘。

要离开道场这些纠葛是不容易的，过去的信徒总是有办法找到妳，然后动之以情与利，所以我有时候还是会出现，人情压力是我比较难处理的，不过这时候当灵媒就 只是不过是把自己被借用一点时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灵或不灵都与我无关的感觉，因为开始自己会赚钱，我开始完全真正分文不取，有时连办事后的那顿大餐 也食之无味，衣着更不用说，总是T 恤、短裤、球球帽加凉鞋，还有一次我实在凑不出时间，刚练完空手道直接赶去，那就穿着空手道服处理啊....我现在回想 起画面都还想笑，一个穿空手道服的帮人家通灵，通灵这档事不过是翻译，很多禁忌是人们自己在唬人，我刻意不注重衣着，一方面是莫不干己、另一方面就是想要 打破大家陈旧的观念，不过，要达到我理想中的成效的确很难，我不确定怎么做好，总之，走自己的路总比被把持着好。

至于鬼(精灵)的部分，自从李大哥之后我就没有交鬼朋友了，古时候的人说人鬼殊途这句话是很意义的，心中还是有哀伤啦，有种害死朋友的感觉，鬼(精灵)说 的话真的是「鬼话连篇」，诚实的没几个、大部分又笨、又没知识，讲起话来真没意思，我装做没看见她们、也不主动问她们是否需要帮助，久而久之跟她

们的联系 就越来越少了，当然偶尔在路上什么的也是会看见，不过就当成是路人就算了。

我更强烈相信鬼(精灵)在某些人身上是不无道理的，有部分的人我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光是这句我就可以写好几篇，这种人如同白目的人分布在各 个年龄层，我只能说看她们的造化.....我的正义感已经薄弱到当这种人问我身体与家中是否有鬼(精灵)时，我就回啊:「这种事你说有就有、没有就没 有....」。备注：这种类型的人多半伴随着莫名其妙的自信心，就算妳跟他没有，他也会他早就知道了，然后开始跟你述说他的生命历程，以为别人都没有出过 社会，简单说就像是年过四十的中年无聊男子.....所以不要太搭理他，不如把时间拿来玩世纪帝国。

对于自幼就有灵视的我而言，卸下灵媒的身分在鬼(精灵)的部分不会太困难，反正她们就是这样存在，只是我不去利用或是固定与她们沟通罢了，我也不讨厌她 们，我总觉得世界上没坏人、也没有坏精灵(鬼)，大家只是为了生活嘛.....何不就各自好好生活？？所以现在我偶尔看到需要帮助的精灵也会帮个忙啦， 不过我帮的忙不是跟她们说话，顶多给她们东西吃，东西放了就走，看有些鬼(精灵)无家可归、饥寒交迫也是挺令人难过的。

遇到这些难过的事情又如何？？我没办法把这些丑事遏止，但是我永远相信世上有着美好，保着赤子之心，或许 27 岁的大限快要到了，但 是我让我自己没有后悔的过着每一天，我规划着 27 岁前努力赚钱、之后一定要离职去做自己欢的事情，我也的确做到了，我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

# 灵媒之路(三十)：鬼有各种可能

从小见鬼的我，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鬼就应该是怎么样.....就算别人跟我说，我也要「眼见为凭」，不过基本上还是以一般民间信仰为架构，不过，当我认识蔡 怡佳教授之后，几次的深谈我接触了学术界的一些看法，这引起我部分的兴趣，不过当时我的职志还是社工的部分，没有想到今日会进入宗教研究所的一天，认识新 的鬼面貌是令我感到耳目一新，况且我听了、读了书也觉得不无道理，我渐渐开始用新的眼光去探索：或许鬼不只是我想的那样....

后来认识了申相龙老师后，他大胆的推论或许我看见的是人们的 anima 和 animus！这是容格心理学的理论，细细讨论后发现这个观 点只能是部份解释，套用上会有困难与矛盾，但是这样的讨论与探险是很有收获的，我开始探索，或是鬼的世界不只是这样！！另一方面，我学乖了....我早就 学会鬼话连篇，我以更精准的问题去问我身边的鬼(精灵)关于她们世界的事情，令我震惊的是她们其实也答不上来什么？？「鬼世界的歧见很深的！！」

鬼(精灵)世界当中，她们似乎也是有所学习，她们的知识也是从其他人类和鬼(精灵)伴之间互传，也会有以讹传讹的状况出现，有个很白目的鬼(精灵)还问我：「妳们不是看到我应该要很害怕要烧纸钱给我吗？？」还应该哩.....有本事你来抢啊！！

这些过程让我越发觉得或许过去父母跟我们说的宇宙观、生命的起源与结束、和鬼神的世界未必是真的，社会上的大众观感与舆论、书上的描述、大师的开示都各有 道理，但是对于鬼神的诠释未必完全是真的，我甚至觉得很多错得离谱，别的不敢说，我开始有个想法，好大喜功一点我想要创一种不拜偶像的宗教(抱歉啦... 我当时还不认识伊斯兰教、因为无知才会这样想的)，这目标当然是遥不可及，不过我想我至少要写一本书或一些文章，书或文章的内容或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 至少在我生命结束前我要向大家表达不要迷信、不要拜偶像、养鬼！！

我对鬼的面谈其实没有什么帮助，越问只是越觉得她们白目的鬼口群比例好高喔！！不过我既然发现有许多理论和知识已经有相关的建构，所以我就开始往知识宗教 去探索，特别是藏传佛教与法鼓山，我还是会继续打坐，不过打坐的目的与经验意义已经跟往日不同，日子这样过着似乎也相安无事，不过我总觉得少了什么？总感 觉世上应该有真理，不过我好像还没有摸到？有时候因为 27 大限我会感到心急，焚膏继晷读着古文和宗教书籍，有时候却醉心于棒球、空手道、平剧和二胡，想说 心急也没有用，这段时间心境是很复杂的，不过大体而言，比以前好多了，至少我是为我自己而活。

# 灵媒之路(卅一)：时间要到了

大概两年前我快满 26 虚岁前我更积极筹划后事了。遗书已经不知道改过几次，也尽量或多或少与家人透露，保险的理赔金也估算好保证能让我家两老在百岁前生活无虞，然后我按照计划：「离职读书去」~~拜托！我可不想死在办公桌上.....

我完成了很多自己的心愿：离职、去读宗教研究所、到日本看职棒、与小孩(我姐的两个孩子)出国旅行、去看吴哥窟、协助举办关怀弱势少棒营队、与大学死党的 旅行不再爽约、把我姐欠我的钱要回来.....还有很多之前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情，不论如何现在想来还是收获很多。

去年的九月中，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读了宗教研究所，我本来是想去享受一、两年尽情读书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身边的羁绊越来越少，还是有人会要我当灵 媒、帮忙处理事情，这时候我变成改采总量管制，因为我能够呼吸的次数已经是倒数阶段，哪有时间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偶尔还是会去帮忙，不过拒绝的次数 已经超越同意的次数，拒绝别人一向是让我感到困扰的事情，不过因为感到时间宝贵，反而让我练习去拒绝，拒绝对我来说还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我已经在进步 了，感觉自己生来就应该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想法越来越薄弱，我甚至会说：「天就要把我收回去了，妳们去找别人啦~~~」

鬼(精灵)在我生活中越来越渺小，我连理都懒得理，更不会想去跟她们讲话，反正过没多久我就只能跟她们说鬼话了。这段准备的时间我大部分在接触藏传佛教， 我想着轮回转世的议题，特别是《西藏度亡经》，这本书是在说人死到转世的过程，这对我来说很需要，我要试图对于我的中阴身(死亡到转世前的意识)的控制做 点练习，以便于我死后还能尽力控制我的神识，不要又胡里胡涂转世去，当然我也重新开始固定打坐，这都是练习控制自己神识的锻炼。

很多人都说我适合嫁给德国人，听说我照着行事历一板一眼的生活坚持会让旁人有点看不过去，我就是很讨厌改行事历啊！那种感觉真的很讨厌~~一个动、我其他 行程都要动，没有在控制中的感觉真的很讨厌。不过，我的规划不代表我能真正规划我的生命，换句话说，我好像有点搞错状况了....因为我现在足岁 27、即 将迈向 28，不过迹象显示好像是有可能会继续活下去.....

我一直相信人什么时候要走早就被定好了，我以前称这股力量为「天」，我以前常常会觉得天把我这次生命的程序有点弄错了，好像有个开关忘记关，所以我才会被 生成这样，反正死后就会重新开始，所以也不会特别难过。我不想让周遭的人担心、也不想让我自己担心，毕竟我没有时间去担心了，因此我只对身边少数几个人透 露，然后我把眼光焦点放在此时此刻。

在我心中我也是有想过或许答案未必是死，所以我也去寻找宗教的说法，感谢真主让我认识伊斯兰，接下来生活的改变让我很惊讶更是感恩，我现在已经知道不要把死挂在心上，因为我根本没有能力去控制或改变，我努力管好我生活的事情，灵魂就交给真主！！

# 灵媒之路(卅二)：认识伊斯兰

因为对宗教特别敏感的关系，或多或少会去接触不同的宗教，不过对于伊斯兰教相较之下是很陌生的，但是我并不会有刻板印象的反感，我总觉得这个宗教会成为世 界宗教绝对不可能是偶然，况且老天爷把石油放在这些地方应该是有原因的，此外，我家与伊斯兰早有关系，我老爸在沙乌地工作三年、我叔叔刘兆祥在外交部工作 时也派驻沙乌地多年，我的小侄女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我老爸在沙乌地工作时遇到很多很好的穆斯林，他总是穆斯林都很诚实、信仰虔诚坚定，所以我总觉得穆斯林 应该不是新闻说的那样。

中学时在书店有看见过古兰经的翻译本，不过因为价格昂贵所以就没有购买，而第一次正式接触伊斯兰是八年前在我大二时，我去逛国际书展，正好有伊朗书籍的摊 位，我在那里看见了古兰经，所以询问摊位是否可让我浏览一下内容，因为我对伊斯兰很不懂，那个人很热情地拿出几个版本要送我，我选了一本英阿对照的版本， 但不好意思白拿，所以询问他价格，他说他也不知道，后来就说定了五十元这个象征性价格，他也说了希望我成为穆斯林，我说我还不了解、再说吧，但是我会读读 看的，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伊斯兰。

我从没有想过我会有成为穆斯林的一天，有时候会看看伊斯兰的书籍，但是并不是很认真，不过我对古兰经有高度兴趣，但是我的确读得不是很懂，我那本英阿对照 的古兰经我有时候会拿出来翻翻，我喜欢「望」着它，因为那些阿文字句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每次看着总是会让我静下来，我甚至拿了一本新的笔记本抄写，当然对 于当时对阿文一无所知的我，抄写的动作没多久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若我抄错了会对这个宗教造成亵渎，所以常常是拿古兰经出来望一望、又收回去书架。

真正接触伊斯兰是我进入宗教研究所后，我的同班同学是位穆斯林，她非常地热心，在去年九月底的时候为大学部的一门有关伊斯兰的课程安排了清真寺的参访，而 且欢迎我们班的同学一同参加，我当然就藉此便车参加了，而非常意外地我就在星期二参观后，就在星期五入教了 Alhamdulila。当然啦~~我不是迷迷 糊糊地入教的，那三天我可是苦思加冥想啊~~~

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是很顽固、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当灵媒的我虽然对各种宗教尽量尊重，可是从来不会完全相信任何一套，讲难听一点，因为自己当过「神职 人员」，大概都能猜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从不买其他神职人员的帐，就算跟我说某人有预卜先知的能力、想向我建议什么，我大多是嗤之以鼻，因为想当年我 也混得不错：不是说我利害，而是说我知道灵媒的「虚名」是什么回事，因为我过去许多虚名多半是人们的以讹传讹、和过度美化、期待，一些

营造出来的气氛其实 不过是把戏，所以我过去是认为自己不会去信仰任何宗教，但是，现在我却完全对真主投降了.....

# 灵媒之路(卅三)：我是穆斯林(感谢真主)

参访的当天我们一行人先在清真寺用餐，大约有四、五十位学生吧？不过我认识的穆斯林同学去陪老师去了，所以我就跟同学们迷迷糊糊吃了一顿饭，餐后马超贤教 长来为我们介绍伊斯兰，也回答了同学们的疑问，马教长回答的很好(Masha Allah)，因为那些问题我大概从书籍中略知一二，所以我把一部分的心思向四处张望，我张望的便是周遭有没有鬼(精灵)，一般的庙宇通常都会有的，我大 概会藉由辨视鬼(精灵)的状况来决定自己怎么看待这个宗教场合，不过令我意外的是居然没有看到，这点引起我高度的兴趣。

餐后，大家随意走动，我也到了女殿去参观，过没有多久居然参观的人都不在我的视线之中，但是我又不甘愿吃了一顿饭后就一无所获地离开，所以就决定多待一 会。在那里看见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在做礼拜，其中还有一位小男孩亚辛，因为亚辛实在是太可爱了(MashaAllah)而且刚好她的母亲郑姐刚好坐在一旁 (那天她刚好不方便做礼拜，所以坐在旁边)，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我向她询问一些伊斯兰的问题，而且我也带了我那一本阿英对照的古兰经，打算请教她一些问题，不过她很惊讶我有一本阿文的古兰经，并说非穆斯林不可以拥有，我感到很抱歉，想把古兰经还给她们，她说她的先生是位阿訇(有宗教知识的人)，可以回答 我的疑问和处理这些问题。

于是我们便到了楼下，那里有王阿訇和马阿訇(郑姐的先生、她带我认识后就先回家照顾小孩去了)，还有一位我们宗教研究所的学长，我和学长听着两位阿訇的说 明，也表达了我有看见鬼(精灵)的现象，可否谈谈伊斯兰是怎么看待的？？两位阿訇非常热心为我们讲解，也给我们一些数据，我本来要把古兰经还给他们，因为 后来董事长知道我有古兰经之后显得很生气，不过他是说他生气的是给我古兰经那败坏的穆斯林，我很想还给他们，两位阿訇也说要用一本中文的跟我换，不过董事 长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否要归还比较好，王阿訇交代我要放在高处，好好尊敬这本天经，我回答说我一直是把古兰经放在最高的书柜上，而且我承诺会好好尊 重、如果还有担忧就把这本收走吧，我也不愿意去亵渎。现在，这本古兰经还是在我书架的最高处，没人可以拿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就是真主的前定，彷佛 那本古兰就是真主要赐给我的一般。

两位阿訇为我解答了有关精灵的疑问，例如她们的食物是骨头和灰烬、她们出没的时间是清晨和黄昏，许多人拜的偶像里面注的其实是精灵(鬼)，还有他们的特 性：跟人一模一样、甚至比较笨。这真是震撼到我了，因为这一切属实，跟我的经验完全一样，我以前跟别人说都没有人相信，许多人总觉得住在偶像里面的就是 神，天啊！！我真的不敢相信其实这些在古兰经理面都有说到，我以前还幻想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要自创一个教派呼吁大家不要拜偶像，可是我眼前的这本古兰经 却都全部写到的，不仅如此，还写了太多太多我所不知道的，即便我看得到鬼(精灵)，却还是有很多地方很无知(看见不代表了解啊...)反而让我解答了我许 多的疑问。

那天大概与两位阿訇谈到十一点半，实在是太晚了、我不得不告辞，不过我还有许多事情想要请教，阿訇人很好，他们都说欢迎我之后继续再去请教，也给我一些书 籍，特别是古兰经的中文节选，那本书很有帮助，那晚是星期二晚上，星期三的一整天没有课、也刚好都没有事情，我花了全部的时间阅读，因为我知道我将要做一 个很重大的决定。

星期三我思考了一整天，也向安拉祈祷了一整天，我用了我最信赖的两个方法：静坐和问老天爷！因为我知道安拉是真主的阿拉伯文发音，所以我把之前常常指天询 问的方式改成向安拉祈祷。就这样一整天之后，我在星期四早上询问我母亲对于入教的意见(我爹不用啦！实在想不起来他有哪件事情是不答应我的)，因为将会有 许多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我母亲同意之后，我便在心理下了成为穆斯林的的决定，虽然我的父母已经同意，不过我还是很小心，我用了我最慎重的方法：沐浴净身之 后、打坐、冥想加祈祷，祈祷真主能给我一个梦启、让我更有力量去决定(从星期二晚上起，我就不食猪肉与酒了)。

在这一切之后，几乎很少作梦的我(我倒头就睡的功夫如果可以的话，真是可以写在履历表上啊)，我梦见了最棒的梦：我在布置我的「家」，那是一个大空间，空 间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书架和两个书桌，另外三分之二是木质地板，空气很好、光线亮而柔和爸妈在一旁问我，你要搬进新的东西进来，要不要在这里(大空间)再摆 一张书桌或书架？我说：不用，保持这样的清静，这里就是我的心灵。

这段故事一定以后要写在我的自传或讣闻吧！！我从零岁起就穿梭于台湾各大庙宇(被祭改)，懂事后也跑遍各地神坛踢馆或被人踢馆，等到智慧初开便四处寻访各 式宗教团体，我从来没办法去「信」，我心中总是充满了疑问和怀疑，第一次，我第一次对一个宗教信仰深信不疑，或应该说我愿意彻底屈服，第一次，我第一次感 受到信仰的力量与宁静。

这个决定，其实不需要思考，我想了一天一夜，除了静坐之外，只不过是拼命要找个反对的理由，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到，即使是一个。我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甚 至于常被人说理性过头，特别对于宗教，即便是见到鬼，我还是不肯完全相信自己的经验，我连自己眼睛所看见的都不一定相信，但是，看见古兰经的话语，感觉自 己世界观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了，或许，我摸索到一条我应该走的道路吧？？

这个决定，丝毫不费工夫。我想不透，我的确已经用理智去做决定。这就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吧？？我很高兴我体会到了。至今我仍然充满着喜悦和安全，我总觉得真 主太慈悯我了，过去开神坛，我实在是做错了太多太多事情了，我实在是不敢相信为什么真主愿意原谅我、愿意让我成为穆斯林，甚至在我入教后的两周与三周后， 感谢真主~让我父母也成为穆斯林，除了感谢真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感谢真主~~

真主给了我太多，给了我一切，而我和我的家人却常常连最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到；如果真主愿意，我还要再向真主多求一样东西，求真主让我们一家至死都留在主道上，Ameen!

我，感谢真主，我不再当灵媒了！！就用这篇当成一个句点，灵媒之路我把它走完了，当然我的生命会继续走下去(Insha Allah)，不过，不会再是灵媒，这段经历曾经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曾经万般想要甩掉它，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我无法把我的生命切割下一部分，我现在体 认到这是真主的前定，有苦，那个苦像是闷在胸口与咽喉当中，就要让我窒息，却连父母都不能倾诉、眼泪也流不出来，我早就学会说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但是 我感谢真主，如果必须走这一遭才能成为穆斯林，那就走啊.....我愿意再走一次。

# 耶！灵媒之路写完了

Alhamdulila~~

我把灵媒之路写完了.....居然是在学期中写完了

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不过至少觉得写完像是完成一件事情

算是先让这部分的生命给个句号、收拾好之后放在包袱里

然后再继续生命的旅途~~

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

我觉得真主在任何时刻收回我此世的生命都无妨

我感觉到我的呼吸次数正在倒数当中

的确，我的呼吸次数已经被真主定下

Insha Allah 我要微笑地走向我的归宿